



毛詩稽古編卷第八

幽變風

七月

七月篇所紀人事物候較遲於月令毛傳以幽土晚寒釋之後儒推明其說各有不同孫毓以爲幽土寒多雖晚猶寒陸德明釋文以爲晚節而氣寒陸義較優矣至鄭會張逸以爲晚溫亦晚寒孔毓取其說以述毛因指舉趾藏冰之類爲溫晚之驗隕擗入室之類爲寒晚之驗宋嚴粲駁之謂溫晚寒當蚤鄭言寒晚非是此困得之而猶未盡也源謂地氣寒溫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南方近日則溫北方遠日則寒若南北相同雖東西縣絕總日道所必經溫寒無異也則故層冰飛

雪多在極北之地至鹵城諸國如于闐員毒大渠皆和麴饒物產幽乃蘆柶也邑

詳公劉篇在中國西不在北也不應寒溫頓殊况月令於蔡相不韋當據蔡風土著書

蔡幽皆雍地也稽田較閱二事亦見於周禮及周語周亦雍地也咸陽幽鎬總在

二三百里內耳溫寒尤不應相異今案傳箋所指晚寒有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二

月與月令季冬脩耜孟春耕帝籍異期一也七月鳴鶡與月令五月鶡始鳴不

同二也續先武即大周之禮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毓所指晚寒有六條仲

春倉庚鳴此在蟄月夏三一也月令季秋艸木黃落此云十月隕籜二也月令季

秋令民入室此以改歲仲三也月令季秋嘗稻此云十月獲稻四也月令仲秋

嘗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艦陰六也九者非

人事即物候耳論人事則一在夏商之間一在周蔡之間相去千四五百年

制度之變更土俗之沿革難以一律論矣論物候則鳥之鳴木之落非一鳴而遽

止一落而輒盡者也紀其始則早吼其繼則遲何必悉同至五穀之種類各有早

晚天子嘗新薦廟當在初出時豈得與民間收穫同期季秋入室季冬脩耜相言

出令之始耳踰月而民畢从令理或然也孟春始耕仲春則無不耕舉趾言其耕

耳非必原其始也季冬取冰卽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日不足異也大閱續

武子丑兩月皆可行周家既有天下或稍更先公之制未可知也總之幽風月令

二書所主各不同月令所主在布政教必舉其初而言幽風所在在紀風俗多舉

其盛而言自不能無先後之異非必地氣然也毛公晚寒之說不必過泥

周禮籥章仲春擊土鼓吹豳詩以迎暑仲秋迎寒氣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

豳雅擊土鼓呂樂田竣國祭蠃吹豳頌以息老物鄭氏箋詩三分七月篇以當之

與為章
注小殊

幽雅置酒偁慶功成之事故指期酒斯饗萬壽無疆為幽頌雖屬臆度之見啖於
義無礙也朱子非之以為風中不得有雅頌是壞六義之體不知節南山云家父
作誦誦頌字本通用崧高亦云吉甫作誦人云其風肆好彼皆雅也而得蒙風頌
之名則幽風何害為雅頌哉至朱子別取三說以為皆通愚觀之未見其可也一
說謂楚茨諸篇為幽雅噫嘻諸篇為幽頌夫楚茨諸篇乃幽王刺詩噫嘻諸篇乃
祈年報社稷等樂章此古敘之說張程蘇呂諸儒皆遵用之竝無異解至朱廢敘
始易以它說耳不得據也已臆見以為故實遂取雅頌諸篇疆別之以幽也一說
取王安石謂幽自有雅頌今皆亡逸夫幽侯國耳方自奮戎狄間安得有雅頌假
令有之則詩有三雅四頌矣季札觀樂時詩未亡也亦未經刪也魯人何不併歌之

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為風可為雅可為頌夫風雅頌詩篇之名
非樂調之名也豈因音節而變哉如因音節而變則孰風孰雅孰頌必待奏樂而
後分國史編詩不應預頌以四詩之目矣况風也而吹之可雅可頌獨不為壞
六義乎啖則茲三說者殆愈一通也又黃東發述黃雪山之說謂幽詩者籥章以
鼓鐘琴瑟箏之聲合籥也幽雅者笙師吹竽笙籥簫篪管簫應雅十二器以
雅器之聲合籥也幽雅頌者賦賁播鞀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雅器之聲合
籥也皆全用七月詩特以器和聲不同耳案此說尤甚謬攷之周禮全不相合幽
詩幽雅頌皆籥所掌不應與笙師賦賁分吹之也籥章之文止云擊土鼓吹幽
籥耳竝無鼓鐘琴瑟四器王豈因甫田詩琴瑟擊鼓而傳會之邪甫田御田祖乃
始耕之際吹幽詩以迎寒暑非始耕也且甫田亦不言鐘也又此四器何以但可

歌風不可歌雅頌也况樂器安得有風雅頌之別哉假徒見笙師有雅抵賸有頌
磬故妄生此說耳殊不知笙師之雅即樂記所謂訊疾以雅而注中欲如漆篳中
有椎者也與風雅之雅名偶相同義不相涉又笙師所掌十一器非十二器也笙
等八者則吹之牘應雅三者則卷之卷者築之於地以為聲乃奏樂之名豈樂
器之名乎又此三者以秦箏夏絃有明文與豳無預也至頌乃磬石音容字亦
作鏞非三頌之頌又鞀及頌笙兩磬止三器非四器也抵賸之職亦不云秦豳頌
也且笙師十一器抵賸三器各止一器豈雅頌之名安得槩彼諸器悉為雅頌哉
茲謬如此不知黃氏何以取之

臧本作臧說文卷人所吹角屬臧以驚馬也臧古文諄或曰籀文今臧消
臧說文引此詩作一之日澤友友分四切其引未菽詩作澤友楹泉

俗借作

下泉大東兩詩孔疏皆引七月二之日栗冽以澄冽字當从久不當从水則此詩
古今原作栗冽唐初猶然矣今本冽字豈衛包所改乎冽从火與傳寒義反冽字
得之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同本謂婦子同來也集傳曰老者率婦子而餉之迂矣經文
並不言老者何得強安蛇足乎况孟子云頌白不負戴王制云斑白不提挈此先
王之禮也饁餉之勞不應及老者觀甫田大田載芟諸詩亦止言婦子言婦士可
見矣又溘春食貨記引此詩師古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饋之與古注正同朱子
甚憂顏說此後別為之解何也

詩之田畷田官也周禮之田畷田神也即辰禋也鄭氏篇章注且饁南畝為豳雅
豳合田畷至喜與樂田畷為一事邪康成注禮在未筮詩之前此時殆未明詩義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以為公子娶於國中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然歸為子歸則歸者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歸乎文義不協矣况古國君不臣其妻之父母多娶于隣邦宋三世內娶春秋傳僖二十五年公羊以為譏可證也即以周事言之大姜有逢音龐氏女也見周語大任挈國女也大妣莘國女也其先世可例推安得豳國大家連姻公室乎傳云春女怨秋士悲感其物化也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此解為正矣

鴟雖惡聲之鳥啖能應侯而鳴故少皞氏以名官夏小正月令圖書此用以紀時而詩爾雅亦載其名但本州不著形狀後人無以別識說者紛紛不能定為今之何鳥近世李氏綱目據爾雅郭注鴟似鴝胡達切鴝牛轄切鴝服虔以為白而大之語合之爾雅鴝鴟醜其飛也音宗郭云疎繳上下說文作變注云斂足也之文以為今世有若

鳥者當堤孝云苦鳥大如鳩戾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併婦被姑虐死所化此與尸伯奇化鴟之說相類故以為一鳥不知信否也又案鴟字亦非鴝其異名曰伯勞曰伯鷃曰百鷃曰博勞以夏至鳴冬至止好單棲血昏金鳴則蛇結其聲鴟鴟飛則疎繳上下合此數者乃是鴟矣然物產之古有而今無者不少正難求之於目驗也

四月莠莫鄭疑莫為王苒房九切孔疏已不為然采芻粹中詩說據爾雅莫繞棘菟語又參以劉向苦莫之說以為即今藥中小艸名物疏非之謂不榮而實曰秀小艸有華不得云秀如秀是吐華則莫繞華是三月開不以四月其說如此源謂曹說得之季字原象禾實下來吐華非本訓也况此章以成物之始紀將寒之漸其言秀者博取成實之義小艸以三月華正當以四月成實又何疑乎不榮而實

曰秀條而實者亦可通名曰秀如黍稷言方華亦言實秀茶有華如野菊而月令言苦菜秀皆是也今雅華榮秀英四字分別異名所謂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耳可過觀哉案說文萹艸也詩曰四月秀萹劉向說此味苦萹也劉許皆漢人已訓此詩萹為苦萹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艸味極苦瀉醫以甘草煮之方可用又有萹繞之傳曹說信為有本

貉本作貉左旁右用今經傳皆作貉惟今雅作貉貉本算白切北方多種也今用以代貉不可復正補又作貉貉

貉狐狸是三種獸名見今雅說文諸書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謂取此三獸皮為裘耳集傳乃云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相謂往取狐狸也竟以貉為狐狸之總名而合二句所指為一事失之矣推其故殆因謂毛傳而失其句讀也

毛傳云于貉謂取狐狸皮也傳語簡畧讀者多誤傳于貉二字當讀音逗皮取二字

當句于往也經言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傳狐狸二字當讀音逗皮也二字當句經

言狐狸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為釋也且狐狸言皮則貉之為皮可知義又

互相備也康成善會毛義故不受解但分別用裘之不同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

為裘狐狸以共尊者是也仲達誤讀謂取狐狸皮為一句故其申毛詞 牽合奈

不失經意耳朱子因誤讀傳併誤釋經矣不獨集傳也呂記狐貉為狐狸之居因

彊合此狄貉字為一義陸氏埤雅以于貉為周禮祭表貉之事皆誤讀毛傳者也

夫傳釋經者也猶誤讀之况經者也

言私其縱獻豻于公毛云豻一歲曰縱三歲曰豻鄭云豻生三曰縱爾雅豻字無

訓疏申箋意謂豻既易傳則豻亦非三歲之傳爾雅鹿與麋絕有力麋說文作麋古賢說

鄭當以麋為鹿屬之有力者。案經別言公私正以一物而分大小見。豳民憂居之
誼且與周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語相合。意周公既咏其事於詩，即倣此義以定
仲冬大閱之法耳。故毛傳引假文為證，而先鄭之注大司馬職亦引此詩義，不可
易也。先鄭惟四歲曰角，小異于毛，然非大義所關也。康成注禮箋詩俱易其解左
矣。又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豨，小者謂之豨，說文云豨生于六月，豨一曰一歲
豚尚最聚也。豨三歲豕角相及者，皆與毛義同。

莎鷄非檇鷄也。莎鷄生柞間，檇鷄生檇樹上。尔雅：翰，天鷄，此莎鷄也。郭注以為又
曰檇鷄，誤矣。雀，豹，古今注又曰：莎鷄與斯，螽蟴為一物，而三名，亦誤。集傳从雀
說。

傳曰：檇，椽屬，葦，葦也。葦，葦亦名，葦，葦。本柞云：俗名野葡萄。唐本注謂之小葡萄。

云蔓生與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碗者。冬月惟凋，菜，藤，汁，甘，子，味，酸，甘，宋圖
經云：葦，葦子生江東，實似葡萄，細而味酸。案孔疏引劉楨毛詩義，同言葦林高五
六尺，實大如李，葦是葦類，而小別。又言晉華林園有菓李三百十四株，葦李二
株，車下李即葦葦李，即葦柞木，疏釋葦與葦李皆以為實大如李。張揖亦謂葦為
小李，夫似李而以株計，則葦乃木生而本草以為蔓生子，又有大小之異。本柞訊
誤。常棣詩
別有辨又案郭講言葡萄似葵，葦可作酒。見文選上林
賦李善注陶隱居言葡萄即是此
間。葦葦唐宋本柞殆本為此說，而蘇頌圖經以為木高五六尺，則小異。惟言子小
則同。

陸疏以唐棣為葦，李誠誤。然葦李為實大如李，不誤也。其釋豳風之葦，葦則釋
蔓而不釋葦，良以葦即唐棣，不必再釋也。其釋葛藟以為藟，似葵，葦延蔓生意，陸

所謂莢萼非即萼李也不然唐棣木生莢萼蔓生不相數矣玉篇以莢萼為艸而名木莢如梨者為栢廡韻以莢萼為藤而名栢李為栢亦分莢萼李為二與陸同也郭陶二家及唐宋本艸以萼為葡萄皆因陸疏藟似莢萼而誤不知莢萼李李陸分為二植也素栢即萼字通作萼郁又有作柳者廡韻以為俗乎

古有五菜韭醴俗作醴葵蔥藿是也而葵為之主其見于詩者陳風之葍蒺葵也今名

葵錦小雅之芹楚葵也魯頌之菲臯葵也然此特借名葵耳惟七月詩烹葵及葍葵

名為葵乃正為葵菜但傳箋正義得無訓釋陸氏埤雅以紫莖白莖葵當之嚴緝

宗之說呂記則以為尔雅之終葵醜露所指各不同今攷之埤雅之說允矣紫

莖白莖葵本艸亦傳名葵入本經上品古人種為常食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

為勝大菜小菜紫黃色其最小者名鴨脚葵子輕虛如榆荚仁四時皆可種

經年收采有冬葵春葵秋葵之名王楙農書曰葵陽州也其菜易生備四時之饌

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蔬茹之要品也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已上見本艸綱目觀

此可見古人食葵以斯種為正豈民所亨定指此菜後世如宋玉臆曹植七啟王

維詩所謂露葵皆是物也齊民要術言種葵法云苦洽切瓜刺也必待露解收必待

霜降葵以露名豈以此乎又其性滑故名滑菜至終蔡縣露亦名落葵亦名晷露

亦名天葵亦名莢脂菜隱居云子晷色女人以積粉傅面謂之胡膜脂蜀本艸云

菜園子如杏菜子如味子生青氣孰炙綱目云菜肥厚軟滑作蔬和肉皆宜八月

間細紫華系系結實孰則汁如膜脂女人飾面點脣染布物皆用之觀此諸說今

俗所傳紫草乃斯種矣特葵之一類訊未得傳葵菜之名若夫葍之為蒺葵尔雅

之蒺戎葵今名蜀葵本艸之黃蜀葵今名秋葵皆遮除之玩也不為菜又如尔雅之葍兔葵

本艸之房葵素問之龍葵

王砒注引月令

廣雅以地膚為地葵與鳧葵楚葵之類或為葵

之一種或假葵以為名耳其戎葵又名吳葵

見別錄

鳧葵又名水葵見楚詞注及後漢書注

葵又名天葵經見圖名偁稊敵不可悉辨矣

菽者眾豆之總名也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啖寔通為菽矣其角曰莢葉曰

藿莖曰箕詩所言菽皆大豆也大豆有黑白黃褐青辨

俗作斑

數種今用作菽或作豉

醬俗作醬腐油者是而黑者更可入藥神農經列于上品皆夏種秋收其小豆則有

矣豆白豆綠豆瑩

力刀切亦作瑩

豆穠

力與切

豆諸種瑩豆亦名藟豆尔雅藟

巨員切

鹿藿其

實菴

女九切

是也俗呼野綠豆其胡豆則有豌豆

於九切

玉篇

豆蠶豆而廣雅亦以蜂

胡江

雙音切

為胡豆別錄中品有藟豆

今沿藟豆又名娥眉豆廣韻作藟豆

西陽襍

俎有挾釵豆

為名刀豆

本艸拾遺有藟豆

又名狸豆虎豆

而藟豆者實尔佳之攝音涉虎粟云王

篇云攝豆名虎粟是也

米之疏者曰杭勑者曰稷

如亂切俗作糯又作糯又誤讀如播切

稻則其總名今人皆以為啖啖非

古也說文云稻稌也沛國為稻曰稷又曰杭稻屬然則稌稻稷得目黏者而疏者

直名杭也觀七月詩十月穫稻為此春酒則益信矣非僂此也豐年詩為酒為醴

獨言黍稌月令命大酋亦言秫稻黍乃稷之黏者秫乃粱之黏者而稷稌稻得為

釀用尤足為明證杜少陵詩煙霜淒野日杭稻孰天風杭稻與煙霜對定是二物

可見謂稷唐世猶然也宋張舜民言本艸專名稷為稻案翰釋略無言內中其可

為酒者而以為疑不知稻之為稷不僂見本艸也至用為酒詩禮以言之本艸偶

弗及耳凡穀之黏者皆可以釀北土多用黍秫今世猶然釋本艸者各據其方俗

故不及稻後之釋者從從藍本舊注未遑增入非謂稻不可為酒也又何疑乎

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說文叔从又示聲南人謂收芋為叔今借為伯叔字忘其本訓矣說文又云朮豆也象朮豆生之形徐曰豆性引蔓故从一有兩岐非上下之上故曰象豆生形小象根也今作菽後人所加

采荼薪樛字本應作樛樛惡木較書切樛乎化切亦木名以及裹松脂僅可為燭非惡木也今諸皆誤樛為樛因別作樛字以代樛樛亦作樛華莊子華冠縱履是也沿習已久不可復止

九月築場圃圃字釋文有補布二音集傳从博故切以與稼協案稼字諧冢聲冢字古讀書姑稼則轉為公矣然四聲之學始於元魏古未之有補布二音皆可協

稼

震俗作震又作塞向墟戶治都邑之屋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之屋也治都邑之屋在入此

室處之肯治野廬之屋在此執宮功之後皆豫為之備也

朋酒斯饗毛傳以為鄙正飲酒之禮鄭箋以為國君大飲燕之禮說雖不同然總是國家大典歲舉行宜與鑿冰獻羔之禮同咏於詩也橫渠解為民饗君然而諸儒從之誤矣古人飲燕食饗皆有常制未聞度人而用饗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則度人雖有故亦不得殺羊也公劉酌其羣臣覲豕而已豳民反用羊乎非度也兕觥罰爵尤非民所以敬君也况其饗也民自以意為之乎抑國家本有此制乎如民自為之是州野之人無故攜奩挈榼就君而勸之飲豳俗雖古構未必相狎至此如本有此制則是豳公歲歲索民之酒食也亦非體矣

鳩鷄

周公居東即是東征辟即致辟孔氏書傳本無誤也毛公詩傳雖無明文燮訓既

取我子二語則云寧止二子不可毀我周室蓋夫以鷓鴣詩為作於誅管蔡之後也鄭氏誤以金滕居東為避居故解鷓鴣詩種種害義朱傳以毛盡掃鄭謬當矣乃後之述朱者因其晚年與蔡仲默書遂舍集傳而別為之說何其悖也居東辨詳見尚書金滕

鷓鴣鷓音鷓毛傳不言何鳥觀二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于大鳥之難則不以鷓鴣為惡鳥矣韓詩謂鷓鴣之慶養其子適以病子不託於大樹茂林而託於葦苒此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蒙鳩亦名巧婦即小豨篇桃蟲也故稍岐注孟子以鷓鴣為小鳥陸疏釋鷓鴣亦為巧婦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辭注云鷓鴣鷓鷓貪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爾雅鷓鴣鷓郭注云鷓類始祖王說而陸氏埤雅力證其是今用之

予手拮据毛云拮据搯釋文云京劇反本作斂拮音也予口卒瘁毛云手病口病卒瘁兼手口則拮据亦然經二語互相備也韓詩云口足為事曰拮据意亦與毛同說文云拮据搯也拮手口共有所作也因引此詩始兼取毛韓之義

東山

傳云蠋桑蟲也說文以蠋為葵中蟲羅願云蠋葵中蟲亦食於藿似蠶而不食桑詩云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案爾雅蠋鳥蚘注疏皆不可桑蟲又此詩疏申毛云在桑野故知桑蟲是毛第順經解之非確見此蟲之食桑也其為葵蟲信矣又蠋說文作蜀云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娟娟今皆作蠋殆以別於郡名乎毛晃曰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為俗也

東山詩兩言燮在嚴緝辨之以為燮有進象久三義眾非所以踰獨宿進可言蠋

不可言瓜久義為長此得之矣程子訓燮為升即進義也朱傳以為發語聲不知何本又案黃氏韻會備引詩書以釋烝字獨不及久義詩燮在桑野燮在棗薪燮也無戎燮然罩罩箋疏皆訓為久何可遺也其燮之浮為火氣上升乃燮之本義皇王燮哉燮訓君天生燮民燮訓眾燮皇皇燮訓阜韻會皆及之其升進之燮與冬祭之燮雖及之然不引詩燮衍烈祖禴祀嘗為證

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既各敘意又兩章各一意曲盡人情不嫌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竝指行者思家言趣味短矣我征聿至言我之行者當遂至也瓜苦在棗薪喻君子畱滯於外也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會雨以興歎因洒掃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為喻而自言不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既以為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

瓜苦思致纖巧不似古人文義

蠨蛸釋文蠨說文作蠨音夙今說文蠨蘇音蘇彫切蠨本以虫肅聲陸氏所以云乃

叔重之舊音矣案玉篇作蠨先么切則此字音形之改其來已久

本艸綱目論螢有三種一種能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艸為螢是也一種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棍所化亦名蠲明堂月令腐艸為蠲是也亦名宵行一種水螢居水中李氏言此殆未必然螢之化也先有光而後生翼其如蠶者是初化時耳陶隱居言初時有蛹音勇腹下有光數日變而能飛此說得之又螢从艸化亦得溼熱之氣而生或艸或水隨近棲託故是一種安得分而三之至宵行之名是因朱傳而傳會案宵行非蠶名楊用修辨之甚確詳見通義

毛韓兩家師授各異然毛傳之意有得韓而始明者如東山詩鷦鳴于垤是也毛

云垤蟻冢將舍雨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此但言蟻之知雨及鶴之好水至鳴之必於垤初不言其故箋疏亦無明解朱傳求其說而不得遂謂蟻知雨而出垤鶴就食之冢鳴于其上此誤矣艸木疏言鶴食臭埤雅言鶴甘帶也蛇竝不云好食蟻朱子此言始格物猶未至與案韓詩薛君章句曰鶴水鳥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鶴鳥見之長鳴而喜見文選張華雜詩注蓋鶴鳥本不知將雨見垤而知之故喜而鳴耳傳意始曉然矣

說文無鶴字而翟工喚切字注引詩翟鳴于垤故後儒皆以鶴翟為一字毛氏韻增黃氏韻會直謂翟已從佳而又加鳥乃俗人之誤啖說文云翟小爵也陸氏艸木疏云鶴侶鴻而大合此二說翟鶴大小異形定非一鳥以鶴旁之鳥為俗所加非篤論也字兼鳥佳二旁如鷹鷓鴣鶴等皆是見總何獨疑于鶴乎東山釋文云鶴

本又作翟不云字又作翟蓋亦不以為一字矣

破斧

豳風七篇七月鳩鴉狼跋三詩朱子無譏焉東山詩敍以為周大夫作朱子君為周公自作此稍異矣啖於義得通無闕得失也伐柯九戩二詩敍以為刺鞠廷不知公言公不宜居東王當早迎公歸朱子則以東人喜得見公而欲留之二說乃相反較而論之較義似勝也公在鞠則澤及四海公在外則惠不能及一方東人番公子東何為乎况公之居東因王疑未釋也王疑一日未釋則公之身一日不安何足為公喜王疑釋而公西歸王室之奉也天下之奉也亦東人之奉也不以為喜而顧欲留之斯乃兒女子之見非有識者之言矣夫子豈錄其詩乎至破斧篇美周公而惡四國敍說原無不通傳以四國為管蔡商奄有尚書多士篇可證朱

子不從而改爲軍士所以作會甫篇不知何所攷據又訓四國爲四方之國而譏敘爲無理夫四國作敵而詩人惡之何謂無理哉

毛云隋

沈安曲容二音

曰斧方登曰折噉則二則皆斧耳豳人用以取桑非兵器也

毛又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鉢孔氏未能審厥狀而釋文以鉢爲獨頭斧則二者亦斧類而制稍別非兵器也集傳謂爲征伐所用殆未必然此詩每章首二句毛鄭本以爲興毛以斧折切於民用喻國家之有禮義四國破之鼓之是其辜也鄭以喻成王周公不如毛義之正大

朱子既以破斧詩爲軍士會周公矣又從而爲之說曰當日披堅執銳之人皆能以周公之心爲心而不自爲一家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夫瓶爲此說者特已之臆見耳乃遂據爲故實而發茲歎美之言一周公倡於上衆軍士和於

下殆若目見之其自信亦篤矣哉

伐柯 九罭

二詩皆刺王不知周公

此毛說鄭謂刺羣臣非也王肅孫毓皆是毛

而因告王以迎公之道詞指略相

同伐柯首章言迎之當得其人次章言迎公當享其禮九罭篇首尾皆言衮衣欲王以上公之位處公卽上篇以禮迎之意也中二篇則以鴻不立於渚陸喻東土下國非所以居公亦見王之迎公當早也毛鄭孫王諸家說雖小殊而大旨不外此不獨見周公之惠爲人所說服亦見作詩者惟覩王之不用周公又覩王之待公未盡其道憂國之情好賢之意纏綿懇惻昇見於詩故足爲訓也朱傳悉掃斯義於伐柯不過曰首章比見公之難次章比見公之易而已於九罭不過曰喜得見公惟覩其歸而已夫東人以見公爲喜而欲畱之乃一人之私情何關朝廷

理敵之故哉不但令讀書者絕無觀感且使古人作詩之苦心無由自白於後世矣

狼跋

詩以狼為興但取其跋胡虺尾為進退兩難之喻初不計其物之善惡也伊川以豺狼惡獸非所自喻聖人故變其說以為狼以貪欲而陷于機阱公以無欲而舒泰自如意甚美矣然以狼喻聖固為擬非其倫反狼之惡以見聖之美是又以聖與狼較善惡也亦非所以尊聖

公孫碩膚集傳以為詩人之意謂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耳不使讒邪得加乎忠聖乎或譏其傷巧又自解曰作詩之體當如此如照公為季氏所逐春秋卻書公孫於齊如其自出意過矣春秋書諸侯失國皆以自出為

文並無書某人出其某君某者先儒釋其指謂譏其君之自流以示警也

見春秋襄十四

年杜

為睿諱惟書孫不書卒耳周公之遭謗豈亦自取乎若如朱子之言非故公

乃譏公也又案公孫謂致政非謂遭謗也公攝政也年致太平一旦復辟告老故云孫此大美矣為凡几則又言其留相成王之事

凡几傳云絢兒

絢字亦佐扇見玉篇

絢是烏頭飾凡几即其狀兒初又及安重意詩但舉公

之服飾以見公之留相成王而惠稱其服居位無慚意自可想見舉及安重特其一烏耳執此以為公自美意反陋矣王氏謂凡乃人所凭以安故凡几當訓安安石嗣多傳會此尤鄙淺可笑

毛詩稽古編卷第九

小雅

鹿鳴之什

朱子呂鹿鳴三篇為上下通用之樂劉瓛印之以為笈儀禮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斯言謬矣鄭諧云用於樂國君召小雅天子以大雅啖而饗或上取燕或下就所謂上取者如左傳謂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禮記言實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言兩君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傳記既有明文又經孔疏引證瓛獨未見乎儀禮闕逸甚多所存諸侯之禮止鄉飲燕禮鄉飲大射諸篇稍及奏樂之制何可執以相槩也

鹿鳴

鹿鳴敍云焚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也與四牡之勞使臣皇華之遣使一
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見儀禮
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焚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況升歌合樂必三
詩連奏朱子於四牡皇華二詩何不併以焚饗通用釋之而仍以敍乎近世鄒忠
翁辨之以為是焚非饗說見通義當矣但作鹿鳴者轉為焚歌鹿鳴者則不儀焚饗
通用亦非誤然非所以釋詩耳

傳云苹蒹也鄭以水艸非鹿所食故訓為藟蕭宋羅願謂鹿豕亦就水旁求食食
萍容有之不必易傳近儒趙宦光亦言嘗畜麋鹿性嗜水艸然經明言野萍蒹葭
卷矣又孔氏申疏引艸木疏云蒹葭青白色莖侶著而輕肥朱傳則曰青色白莖

如箸止倒置白色兩字而物色已不同抑它有據邪

嘉賓毛鄭傳指羣臣朱傳兼指諸侯之使蓋本於鄉飲酒焚禮注之說也殊不知
孔疏已有辨矣又四牡皇華等篇皆言已國羣臣鹿鳴不應獨異畢竟古注為優
後儒釋經所出新說往往是先儒吐弃之餘即如鹿鳴篇周行訓為至道德音孔
昭訓為嘉賓之明德康成注禮時已作此解後箋詩方改訓周行為周之剋位德
音為先王德教當時舍彼而取此必有見矣

蒿之類甚多惟青蒿得傳蒿名尔雅云蒿葍本力切詩亦云食野之蒿皆直云蒿耳

不若蕪菘葍之屬必以它名相別也本艸綱目云諸蒿皆白此蒿獨青始以此
異與又云二月生苗莖葉得撰青七八月有黃花甚細結實如粟米本經名艸蒿
又名方濱列於下品

四牡

敝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朱子譏其語疏而義鄙夫見知而說人情自當如此何云疏鄙哉且敝言見知則說不言必待知而後說也視土苴寇讎之論尚為蘊藉矣

王事靡盬呂氏引董氏曰說文煮海為鹽煮池為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

之大全亦載董語案今說文鹽字注云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監鹽字注云何

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一十六里並董氏所云沉池鹽乃風結成

不用煮煮池語尤為妄說又案毛傳釋監字鴉羽云不攻緘四牡云不堅固鴉羽
疏以為監鹽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文證蠹是蠹之害器敗穀者故為不攻牢
不堅緘之義此說近之

傳訓駢駢為行不止兒嘽嘽為喘息兒駮駮為驟兒皆取疲苦之義故又云馬勞
則喘息蓋以馬之勞見使臣之勞也朱子見采芑嘽嘽毛訓眾也常並嘽嘽毛
訓盛兒遂合假兩傳以訓此詩曰嘽嘽眾盛之兒與勞使臣義不相蒙矣此為勞
使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字原从口
旁說文云嘽嘽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

傳云雛夫不也尔雅云佳其鳩鴉郭注今鴉鳩蓋夫鳩鴉不鴉鳩各音韻同而字
形異也吕記引郭注云今鴉鳩集傳亦云今鴉鳩嚴華谷論雛有十四名而鴉鳩
鴉鳩兩名並列大抵鴉鴉二形相似始有誤鴉為鴉繼則鴉鴉分為二傳譌以傳
譌是可致也案尔雅注疏廣雅方言陸氏艸木疏諸書皆奄鴉鳩之名鴉字不見
說文而玉篇有之云步忽切鴉鴉鳥不言是鳩名也惟埤雅辨鴉鳩非鳴鳩亦不

言與祝鳩一鳥則鶉鳩之名始始於宋世

皇皇者華

詩之次第雖間有倒置者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見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敝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以爲先遣後勞皇華當牡四牡肯真謬說

每懷靡及傳云每雖懷和也鄭王各述毛意而說不同王元雖內懷中和之道猶自以無所及鄭所據毛傳無每雖二字又據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語因破毛傳和字爲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蓄則於事將無及孔疏並載其說而不辨其孰是今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韋昭注引後鄭司農云和當化私則是魯語原之本作和其化私者亦即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順身縱欲又引西

方書及鄭詩之言懷皆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懷私說非毛指又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奄所及此正首章每雖懷和之辭王肅即用以述毛於義允當孫毓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得之矣鄭既破和爲私又彊解中和爲忠信以帝合周義皆曲說也

周爰咨諏釋文諏子須切說文及玉篇皆同示見編云今禮部十九侯諏字將戾切啖則釋文之音古矣駒濡驅諏天然協韻朱傳四字皆二反似不安

春秋內外傳說皇華詩有五善六德之說咨諏度謀詢爲五善內傳本文自明注亦無異義至外傳之六德韋昭注於五善之外取周以備數與毛公詩傳不合孔氏申之言周者彼賢之質不應數爲使臣之德故傳云自謂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無所及是謙虛謹慎之義當以之爲一也源謂毛義成體但允疏之言猶未盡

也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為每懷咨事為諏咨事為謀咨事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居沉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即上六語是矣忠信為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即內傳之訪問於善為咨耳周咨一義章分為兩德是其誤也懷和為每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盡及傳以備六德一與外傳正相符義不可易矣且穆叔曰懷和為一德而康成殿和為私懷私可謂惡乎又謂傳中和是釋周義而指為六德之一誤又與章等孔疏雖曲為回護不能掩其失也

常棣 伐木

常棣之於兄弟伐木之於朋友故舊皆蕪也啜常棣兼飲禮伐木兼食禮或曰文王詩當殷世不得曰周家禮文律之理或啜

常棣伐木兩詩所言朋友兄弟名偁相溷竊嘗辨之伐木之父舅兄弟即常棣之朋友而常棣之兄弟非伐木之兄弟也當以九族內外為斷常棣之兄弟九族以內也伐木之諸父及同姓兄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中止有偁兄弟不可偁朋友九族之外垂服禮記大傳所謂六世親屬絕竭者也斯可謂之朋友矣九族內歌常棣以蕪之九族外與異姓偁歌伐木以蕪之兩詩所用應爾常棣六章傳云九族會曰和箋云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明謂常棣之兄弟在九族內矣

兄弟相晷覆而榮顯朋友相切正而和平二語實二倫要道而常棣伐木兩詩止寫其指於興中此先儒言卑所旨不厭浚求也朱傳釋卑體往往用數助語衍之使其句法相似不復論其義趣

別有辨
見總註

於此兩詩將先儒萃鄴相晷嚶嚶切直

諸論槩刪削不用後之學者何自窺詩人微旨乎其釋常棣曰常棣之華則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鞞鞞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弟者乎以爲兩豈字兩則字兩乎字相呼應是乃興體矣然經文本無此六字朱子始增入耳豈周公作詩時尚無當於六義必待二千載後之集傳方成興體邪誣矣又字中兩則字尤屬橫入不顧文義今讀之不甚通殆是點金成鐵也至伐木篇則以伐木興鳥鳴又以鳥鳴興求友殊滋葛藤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鞞鞞毛鄭皆以興兄弟而毛取眾多為義鄭取相爨覆為義稍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睦安用多乎孔氏申之曰華下有鄂鄂下有樹華鄂相爨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如此說詩方可以興

豳風之鬱車下李也華李也小雅之常棣常華白棣樹也三者各一木孔疏謂算是鬱類而小別又引晉宮閣銘證之則鬱華各一木矣陸疏謂鬱實大如李而色赤棣實如櫻桃而正白有夾白二種史記相如傳註徐廣引郭璞語謂鬱即車下李棣

實似櫻桃則鬱棣各一木矣陸疏又謂郁李實大如李常棣實如李而小則華棣各一木矣後世說者多誤掌禹錫修嘉祐本艸於郁李條下引陸氏常棣疏而妄益之曰一名華李是合華棣為一木也李氏綱目既襲其誤又曰鬱車下李常棣爲郁李之別名是合三木爲一其誤逾甚陸元恪以常棣爲郁李固失之至釋鬱棣兩木未嘗誤也

鬱華棣三木相類而結實異鬱華大如李棣小如櫻桃華李是華非常棣先儒釋常棣並無言其華李者本艸綱目既以華爲野葡萄又言常棣爲華李誤矣然則

陶隱居所謂子灰色可啣韓保昇所謂子如櫻桃甘酸而少瀋寇宗奭所謂子如御李子紅孰堪啣者定是常棣但不得謂之葦李耳又漢書相如師古注言棣今之山櫻桃急就篇注言常棣子孰時正灰色可啣俗呼小櫻桃隴西人謂之棣子所言名狀正與本州諸注合

常棣常本如字俗間乃有讀棠者示兒編辨其誤當矣今案此誤大抵唐世已啖李商隱詩云棠棣黃華發近世有州俗呼棣棠華色黃春末開李詩定指此意當時常字亦有棠音故顛倒俗呼以合雅華偁目併改常下从木耳又漢杜鄴傳引詩作棠棣師古注亦同李善注謝宣遠詩及曹子建親親表兩引詩皆作棠棣傳寫之誤不知始自何年要皆因音誤故字誤也

部不韡韡鄭讀不為柎訓部足今皆以王肅讀入聲案說文不甫久切然箋云古

聲不柎同則甫久切其後矣古詩日出東南隅行不與敷夫協韻亦作柎音也又

甫鳩切陶靖節酬劉柴桑詩不與周秋疇游韻協是也孫愐唐韻始有分勿切讀

與弗同內典不也作此音矣近世並讀連骨切蓋始於溫公指掌圖以林字發聲而孫

炎示兒編陳正敏遜齋間覽皆祖其說黃公紹韻會遂收入二沃韻於是下字有

甫鳩甫久分勿連骨四切而柎音雖最古反驚俗矣鄭夾漈云不本部不之不音

跌因音借為可不之不音否因義借為不可之不音弗斯言良是楊用修丹鉛總

錄論部不之義引葦不注山餘不駮證之尤為詳確說載楊又辨韡字从葦不從

葦此語亦當案葦音吁說文云州木葦也从叒方聲叒象州木葦下形俗借通垂字誤

隸無葦字遂从葦化韡

原隰哀矣兄弟求矣鄭箋从原隰相聚喻兄弟相求義既迂緩朱傳謂積尸原野

惟兄弟相求解衷爲積尸亦屬並斷二說得未安伊川云此章敝兄弟相賴之事當歎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羣聚郊野時則求兄弟相依恃此說得之

況也孔嘆毛云況茲也則此語正與抑詩茲之永歎同朱傳以况爲發語詞又欲破字爲况左矣出車詩况瘁仍从毛訓茲又况从水旁三點說文云寒水也有从欠旁二點者玉篇廣韻以爲俗字得之宋郭忠恕佩觿集始別况从三况况爲三字云况發語之端况寒水也况形况此乃妄說古止有一况字訓寒水餘義得借正韻彙佩觿之謬

外禦其務釋文云務如字尔雅云侮也讀者又音侮此从左傳及外傳之文據陸語則務字不必改字亦不必改音矣朱傳則从内外傳

飲酒之飲毛云飲私也尔雅義同義疏印之以爲飲禮在路寢内不在公朝故爲私良是矣說文引此作飲云蕪食也飲立而蕪坐二禮本異許以飲爲蕪始因詩本蕪兄弟而說飲故通名之與今作飲飲解則始於蘇氏素厭飲字本作匄匄飽也乙庚切从勺段聲俗因飲義與蕪連而蕪飲音相似遂譌蕪飲爲飲左傳飲賜杜解飲爲饜唐韻亦云飲飽也厭也後儒相承竟以飲代匄而飲則止其義匄則併亡其字矣

和樂且孺毛云孺屬尔雅同王與親戚蕪則尚毛鄭云屬者以昭穆相次敝二義不同合之方盡屬意後儒以孺子慕親牽合爲親慕義殊費力

伐木

敝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妙論其理耳若詩所言則皆天子

之事也肥羜天子之燕禮也

天子饗享太牢故和燕禮用羊若諸侯燕牲以狗不用羊豕

八簋天子之食禮也

燕惟飲酒無飲食蓋盛黍稷故知是會公食大夫禮六簋故知天子八簋

諸父諸舅之稱天子所施於同姓異姓之臣

也父舅兄弟而以為朋友者天子之下交不過百辟鄉士周之布在列位者非王懿親即王姻鄙舍父舅兄弟而外無可為友矣至臣庶之取友則不僅是

伐木首章一舉而取義凡三聞伐木而驚鳴喻朋友相切直一義也既鳴而遽喻友自勉厲得升高位二義也在高位者鳴求在浚谷者喻君子居高位不忘故友三義也毛傳取舉本優鄭易傳不為舉止因二三章皆景伐木為端耳殊不知舉伐木可兼鳥鳴古多消文也李氏以四牡詩將毋側之良有見

許許傳云稱兒說文作所云伐木聲朱傳解為眾人并力之聲引淮南子舉大木者呼邪許證之似矣啖以漢語證周詩韻未足據信况小毛公亦漢人何必舍

毛而取淮南子

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疏引尔雅釋親之文謂妻黨亦可言兄弟箋疏之意皆以兄弟兼同異姓也朱傳云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其意偏指異姓為兄弟矣上章言父甥則同異姓之尊者皆可為朋友此章言兄弟則朋友之同儕者何得獨遺同姓乎

伐木篇毛傳分為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以劉氏說分為三章章十二句劉氏以三伐木為章首故分為三章其說良然然此不自劉氏始也案傳箋下疏語統釋一章創置每章之末此詩若从毛當六句一疏分為六條今乃總十二句為一疏作三次申述又小斂下疏指伐木許許醜酒有蕀為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阪醜酒有衍為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為二章兄弟無遠為卒章是此詩三章章十

二句孔疏已如此不始於劉氏也但孔疏釋詩傳遵毛鄭何此詩分章忽有異同
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公章句當援孔疏為說而竟以己意斷之朱呂亦止云
从劉得若未見孔疏此皆不可解

天保

說文云上高也時掌切下底也戶雅切此上下皆指其位當讀上聲其訓為上之
下之者則讀云聲玉篇廣韻上字訓高者音去聲

韻會以
為俗讀

訓登升者音上聲與說

文異下字音義與說文同天保敍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此一上三下惟
中間下字當去聲耳釋文云下下俱戶嫁反颯非是

何福不除傳云除開也箋云開出以予之故釋文治慮反讀去聲其讀平聲者訓
為去舊即除官之除也集傳改除訓而不改其音颯矣况福祿之來但欲其增新

何取其去舊新舊積象不尤為福之大乎開出義較長

戩戩傳云戩福也本尔雅釋詁文集傳取聞人滋之說謂戩與翮同而訓為盡呂
記嚴緝皆从此解案問人氏之說止因說文戩字引頌實始翮音為證故合戩翮
為一耳啖說文戩字注云滅也轉滅為盡義近矣况福矣本可通何必求新

于公先王毛訓公為事謂四時之祭往事先王也案周之追王雖止太王王季啖
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堯成偁后稷為先王周禮太宗伯六亨皆偁先王外
傳不窳偁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為十五王皆此詩言先王足兼諸盤已上矣傳
義不必易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成也平也民事盡平則為居王者惟有日用飲食相養樂
而已易需卦九五需于酒食與此義同虞之無為周之垂拱所以為至治也程子

訓實爲實而集傳因之以爲民皆質實無僞日用飲食而已夫百姓日用而不知易大傳之所譏也詩反以歸美於君上邪

羣勅百姓箋云勅眾也本釋詁文集傳改訓眾而以泰言黔首證之然訓眾者本作薰勅訓履粘或借爲眾義耳况用泰言以解周詩何如竟遵周公之尔雅哉如月之恒毛鄭訓爲月上弦此古義也釋文云恒字亦作緬同古鄧反沈古恒反則此恒原與訓常之恒音義各別嚴緝謂恒無弦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爲常盈而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僂願其君乎案恒本作恒常也从心从自在二之間胡登切天保恒訓弦古恒切生民恒訓徧古鄧切其皆借乎然說文又云古文恒从月在廼因引詩如月之恒則恒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俗作恒誤

采薇

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敘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爲斷也如小雅文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義名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王時旣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爲周公閔管蔡被誅若在成王詩中則彰明其辜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亦以爲然於負麗敝下傳特著其說二子所見良不妄也朱子因常棣一篇是周公作遂謂以後諸詩皆非文王事左矣采薇詩敝言文王之詩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成役故歌采薇以遣之晦翁力詆其說以爲非文王詩殊不知敝之昆夷即詩之西戎懸詩之混夷孟子之昆夷也史說言文王伐犬戎書大傳言西伯伐犬戎顏師古注漢書以犬夷畎戎昆夷爲一帝王世紀亦言文王時

有混夷此伐西戎爲文王事歷歷有據者也獫狁不見他典獨見於逸周書敘言其言曰文王立西拒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偁斯非伐獫狁之一證與逸周書七十一篇見劉歆七略及班書藝文目其克殷篇史記亦採用之且文字古質非僞託之書也然則采薇之爲文王詩無可疑矣

歲亦陽止毛鄭皆指夏十月而解陽字不同毛以爲歷盡有陽之月

自十一月復至九月剝

方至十月鄭引爾雅十月爲陽之文是鄭以歲陽專據十月而毛則否矣鄭說長也又歲陽即首章歲暮周正建子也以證小傳詩無周正爲謬說矣

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苾蓋破字也集傳云腓猶苾也竟爲字訓誤矣案腓字三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昇腓毛訓訓病鄭於彼兩詩皆从毛獨此詩破字孔疏推其意以爲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

亦當腓戎車不得有避患義故易之夫以辟爲避患王之述毛然耳其實毛意未必如此毛當謂此戎車者君子所依而乘小人所避而弗敢乘何嘗非避戎車乎案腓亦作葩音肥又房未切班固幽通鑑安惱惱而不能文選注曹大家訓葩爲避漢書注鄧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傳合朱傳从鄭不如从毛之當也至引程子隨動之說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

語見大全及本義

笈呂記嚴緝皆用此解不知腓乃躁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皆取躁動之義程傳則於咸訓艮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

出車

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牧與地啖統言之皆可名郊出車詩首章言牧次章言郊鄭箋云牧地在遠郊是郊卽牧也疏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又引白

虎通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可見遠郊者即牧地周禮載師職以牧田任遠郊之地斯其證矣燮則近郊但可名郊遠郊可名牧又可名郊箋疏合兩章郊牧爲一非奄據也集傳曰郊在牧內又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朱子不信爾雅此卻泥之太過

彼旛旒斯集傳引曲禮及楊氏之言以爲旛即朱鳥旒即玄武因以下章之旂爲青龍此誤矣曲禮曰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陳之法非旛幟之名也與周禮司常所言各一事其前後左右又與大司馬文義不相通曲禮言君以軍行之法大司馬治兵亦寓出軍之制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旛軍吏載旗百官載旟郊野載旒今以曲禮之前後左右合之則交龍爲旂即左青龍矣載之者國君也君若主兵則當居中若從主出征則從者未必一國亦應分

劉左右不應傳爲左翼也熊虎爲旗即右白虎矣軍史實載之軍史是諸軍帥所將乃鄉遂之正卒其偏爲右翼於義何取且鳥隼之旟爲在前之朱鳥而百官者乃卿大夫以其屬衛王何以當爲前驅龜蛇之旒爲在後之玄武而郊野者乃州長以下所將羨卒何以當爲後勁此皆難彊爲之說矣鄭氏注禮以陳法言之良有見也至以爲旛名本崔靈恩之說已經孔氏禮疏駁正楊奐未易見邪

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出車詩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譜系也羅泌路史言禹後有南氏二臣均勢爭權而國分南仲即其後泌語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禹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贊贊云禹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斯語信矣泌子革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孫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不知出何典故妄也

毛傳云方朔方近獫狁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疏申之以爲北方太名皆言朔方
堯典宅朔方爾雅朔北方也皆其廣號傳與疏皆不指朔方是何地朱傳始以靈
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寧夏衛北方爲朔北郡似矣然漢自僭詩語以名郡耳豈
可援漢郡以釋周詩哉人靈夏爲陝之極邊去長安千餘里商之末造邠岐近地
皆淪於戎狄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至北極連平二寇乎朔方之爲
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武帝時賈鄭孫王諸儒豈不知其事而不用以
釋詩良有見矣

昔我徂矣啜啜艸蟲兩章箋義最婉曲詳盡前章自朔方出平二寇復還朔方
總敘往返始末後章凌敘南仲在函方諸侯歸附之情令千載後讀此詩者如目
覩當年用兵方畧此先儒釋經所以能論世也今以首章爲既歸在塗之語後章爲

室家思望之情夫豈不懷歸也此簡書欲歸而未得歸之詞也既身在歸塗則還
家有期何必復作此語邪至煢煢南仲薄伐西戎其詞奮張非室家思望之言則
東萊辨之允矣

卉字釋文許貴切則去聲音諱說文許偉切則上聲音也玉篇廣韻皆兼此兩讀
秋杜

首章日月陽止卽采薇之歲亦陽止謂遣戌年之歲暮也次章卉水萋止卽出車
之卉水萋萋謂遣戌明年之春暮也三詩一遣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初告以
歲暮卽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啜連二寇未獲遽歸踰
期至春暮則卉水萋矣勞還兩詩皆實指歸時之景色也故首章云征夫遑止儂
言可曰歸耳次章言征夫歸止則實欲歸矣前雖望之明知其未歸後則知其將

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踰日歸之時耳孔疏申之以萋止為時未黃落在歲暮之前此於文義未順恐非毛意古人行役未有不念父母者汝墳鴉羽陟岵北山諸詩皆顯或自念之或室家代念之惟四牡杜則上之人揆其情而念之所以為正雅也孔疏以為婦目夫之偶迂矣

正小雅二十二篇其為文王詩者九

鹿鳴至
杖杜

武王詩者四

負麗南陔
白華華黍

周公成王詩

者九

南有嘉魚至
菁菁者莪

正大雅十八篇其為文王詩者八

文王至
靈臺

武王詩者二

下武文
王有聲

周公成王詩者八

生民至
卷阿

武王為周家開拓之主而詩篇獨少者良以周之王業

悉定於文王之世惟晉伐紂一事以待武王又漢

俗化

期受命諸務日不暇給故

詳文而略武不獨詩賦也書述先德必文武並稱至康誥酒誥無逸蔡仲之命

諸篇則盛傳文德而不及武可見周室開代首王斷應屬文後之學者欲彰其事殷之小心反諱其造周之大業豈善於論世者哉

負麗

王伯厚

名應麟
宋末人

困學紀聞引萊氏語謂漢世文章無引詩故者魏黃初四年銘云

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蓋毛詩故至此始行案葉語非是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負麗故也班固東京賦云惠廣所被此漢廣故及鼓鍾毛傳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皆用故語可謂非漢世邪

負麗詩前三章先儒以旨多旨三字絕句下且多且旨且各二字為句

釋文云
異此讀

則因上旨多旨三字言酒下多旨有三字言物下三章疊此三字不得復言酒也

集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景酒言下三章文義未

順陳櫟言多旨有三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語見不知此篇言萬物

盛多酒成於人力雖多有限物僅與之稱安在盛多乎源謂有酒斷句多旨有三

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末句結上三句耳酒既旨多旨魚又多旨有中得用且字關

兩意下三意遂累魚而言句瀆與文義皆無礙也

孟詵食療本州有黃頰魚即魚麗詩之鱮也亦名黃鱮魚又名黃頰魚無鱗而色

蒼羣游作聲軋軋故又名鮪音火鴨音火又名黃鮪毛傳云鮪揚也孔疏釋之以為魚

有二名豈非此魚有力解飛取義於輕揚乎埤雅陸元恪以為名黃揚正以黃色

而性揚也本州李注以陸為譌失之矣

沙魚有二一吹沙小魚也又名鮑徒何切大者長四五寸居沙溝中吹沙而游音

沙而食味美俗呼阿浪魚一鮫魚背皮粗錯如直珠辨俗作有鹿沙虎沙鋸沙諸

種出東南近海郡亦名沙魚魚麗之鮫吹沙也尔雅云鮫鮑是也毛傳亦云

鱧魚本州名蠡魚亦名鮑音同又音重魚入本經上品而陶隱居言其有小毒無益不

宜食意物性古今不同也尔雅鱧注以為鮑又云鱧音大鮑小者鮫音埤雅以為即

此魚矣今俗呼鱧魚非珍品也魚麗詩鱧與鮫並稱豈亦視為美味邪

尔雅鱧鮫孫炎以為一魚毛公詩傳亦以鱧為鮫說文鮫讀訓鱧又云鱧鮑也鮑

鮫也而鮫即鱧之重文皆以鱧鮫為一惟郭璘分為二云鱧今鱧額白魚鮫別名

鱧詩釋文引郭注作鮫音帝又在私反釋文引之且云目驗毛解與世不協訊古今名異意蓋石郭

矣埤雅既引郭注又濶二注為一彊郭目从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从乎詩

詁及韵會皆勦襲陸疏且言鮫腹平等地宜得鱧名亦非郭氏鱧額本義本州網

目別鱧魚之名曰鱧魚曰鱧魚曰鮫魚注云古曰鱧今曰鮫北人曰鱧南人曰鮫

是龜鮒直爲一負矣然則郭注尔雅分鯉鱣鮪爲四負說皆勝先儒惟龜鮒之分爲二則非也又案別錄有鮪負胡化鮪音危人負陶隱居以爲皆鮒之屬

六笙詩

六笙詩集傳以爲有聲無詞說本劉原父呂記嚴緝併不从可偁卓識後儒辨證最多而近世郝仲輿敬之倫尤爲詳確昇載長孺通義中矣源又謂作詩者多取詩中一二字或總括其大義以立篇名若有聲無詞則南隊由庚等名何自來乎負鼓薛鼓有譜而無詞則僊冠之以國號不更立別名矣朱子取以爲證非其類也況聲者樂也詞者詩也無詞則非詩矣縱有譜當入樂經或附見禮記不當與雅篇並列矣乃毛公本置六詩於什外朱子反收之于什中又推白華爲次什之首何自相矛盾也夫什者篇之總也無詞則無字句無篇章何由數之爲什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

南有嘉魚之什上 正小雅

小雅次什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止詩而曰南有嘉魚爲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頌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中而更曰南隊爲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隊於麓鳴什末抑負麗於華黍詩下更曰白華爲什首夫子由之更什祖六月敍及虞成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改也至朱子之據儀禮則不能無議爲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隊白華華黍乃間歌負麗笙由庚歌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蕤禮亦然此儀禮奏樂之次也夫先樂南隊三詩所謂笙入三終也次間歌負麗笙由庚等六詩所謂間歌三終也南隊在笙入之剡則下

得不先負麗在間歌之列則不得後各以類相从耳此奏樂之次豈編詩之次乎若必執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間歌之後尚有合樂三終所奏者闕雎之三鶉巢之三也亦當遂置二南於小雅後又鶉巢之三越艸蟲而取采蘋今此二詩視之爲倒置矣何不依合樂之次正之乎朱子既憑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矣又謂六月詩敍負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遂置於南隊之上夫鄭氏未遂之詩敍遠在十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哉嚴坦叔詩緝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洵爲有見

負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三詩朱傳皆釋爲燕饗通用之樂特見儀禮鄉飲酒及燕皆間歌此三詩因據以立說耳不知古人之用樂與作詩之本意不必相謀

瑞臨文獻通攷
論之甚詳

小敍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者作負麗之本意也樂與賢者作南

有嘉魚之本意也樂得賢者作南山有臺之本意也既有此三詩後乃取爲間歌之樂章非轉爲間歌而作此三詩也敍自釋詩不釋樂有何誤哉朱子轉以燕饗釋三詩故于負麗云極道其美且多以見主人禮意之勤於嘉魚云道達主人樂賓之意夫對客而自誇其饌何鄙也對客而自偁君子是何禮也至南山有臺篇玩其詞意殊與燕飲不類凡詩爲燕飲作者必言酒食樂舞之事及爲勸侑之詞如燕羣臣則云鼓瑟吹笙云我有旨酒矣燕兄弟則云儗爾邊豆飲酒之飲矣燕朋友則云釃酒有藇云有肥牡有肥羜云陳饋八簋矣燕諸侯則云厭厭夜飲矣今有臺篇所偁南山北山之所有既非饌客之需而頌美君子又絕無勸侑之意若鹿鳴之式燕以教常棣之和樂且孺與伐木湛露之飲此滑矣不醉無歸者也安在其爲燕饗之詩也

南有嘉魚

敝云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并之也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敝更推其與賢之心非必於詩詩有傳指也康成釋然為久如以合敝至誠之意固矣且君子至誠與賢其心始終如一豈僅於賢之未來遲之而已哉

遲直冀反箋云久如遲之也遲之者謂至誠也

集傳以晏然為發語聲尤屬臆說王肅述

毛云晏然也得之矣呂記从王義

南有嘉魚嘉非魚名也猶下章樛木之樛甘瓠之甘云爾東發日抄

黃曰

嘉魚非

指丙穴之魚丙穴魚飲乳泉而美未必原名嘉魚自詩傳引此以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黃言嘉魚不指丙穴是也言嘉魚因集傳得名非也以丙穴魚釋詩埤雅之說而集傳襲之耳嘉魚出於丙穴見左太冲蜀都賦其名之來已久豈因集

傳而得之乎蓋丙穴之嘉魚直是後世好事者采用詩語為名耳毛云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箋疏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為魚名也孔仲達唐時人時丙穴已有嘉魚之名而不引以為證者豈非以後世事不可以證古詩乎足見先儒釋經之慎矣

纓之綏之兩之字來思又思兩思字皆助詞故纓與綏協來與又協皆不用句尾為韻式蕤又思箋疏以為燕而又燕得之矣朱傳既从古注復載或說以思為思念祇聲耳

少皞氏以祝鳩名司徒祝鳩乃孝順謹慤之鳥故掌教之官有取焉翩翩者雛兩見少雅四牡以況使臣南有嘉魚以喻賢者彼勞使臣義取於慤謹此美賢者意主於傳壹皆與設教之指同上以此立教下以此成德無異趣也集傳以嘉魚未

章之興為全不取義通義啟之良是

詩以又字協韻凡四見小雅南有嘉魚及小宛各有其一賓之初筵有其二嘉魚
式燹又思天命不又集傳皆音亦室人入又則怡由二音攷俗作啟多又則亦異
二音近世陳第古音攷以為得無的據且言又既右也右手也詩右字有以意兩
音四又字皆當音意燕又與來音利不又與富協富音係入又與時協時音是多
又與識協識職吏切其說似矣燹古人韻緩凡與右又同韻者所協字多在
支紙寘韻內如仇協遠母協杞協止表協試之類不勝屈指又古不分四聲支
燹又之來入又之時亦不作去讀也來字古陵之反時用今音本自協耳至富
燹又之來入又之時亦不必作去讀也來字古陵之反時用今音本自協耳至富
字古方二反我行其野協臬瞻印協刺召是協時闕宮協熾併小宛凡五見所

協皆同

南山有臺

傳以臺為夫須爾雅亦然郭注云可為禦雨笠艸木疏云莎艸可為蓑笠

郭陸得誤別有

辨見無羊故都人士偁臺笠矣字或从艸作臺殆後人所益都人士釋文云臺介雅作

臺陸今本介雅仍作臺與詩同也玉篇及廣韻即唐韻又有臺字毛氏增韻黃氏矣

韻會皆載之云笠也皆承郭陸之誤而以當時之臺笠字於是臺臺臺一字而分為三矣

又案介雅藹音浩戾莎其實媿音隄夏小正緹編傳云緹編者莎隨也緹者其實也即此艸蓋與夫須一艸介雅

翼以為其根即藥中之香附子又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者於吳求雀頭

香即此本艸綱目云莎葉如老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

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時要藥也而

陶氏不識諸注亦略可見古今藥物興廢不同如此

萊傳云艸也陸疏以為艸名其菜可食而孔氏取之當矣案萊亦名藟本艸綱目

云即灰藟

音掉之紅心者

灰藟菜心有白粉如灰故名藟心則紅粉案灰藟今俗呼灰藟

莖葉稍大河朔人名落藟

南人名胭脂菜亦曰鶴頂草嫩俗時可食老則莖可為杖原憲藟杖應門即是物

也韻府以為落帚者誤

樂只只字古訓是今訓哉樛木篇兩義得通前已辨之矣至南山有臺之樂只正

小斂所謂樂得賢也如以為樂哉君子則君子自指王者樂即邦家之基萬壽無

期云云耳非樂得賢之樂也以為樂是君子則君子正謂賢者樂乃王者樂之下

文盛偁其攸正所謂太平之基也與斂意最合則只字訓是為長

易姤卦以杞包瓜公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曰大木馬曰杞枸鄭曰杞柳凡三焉

見易

釋文此三木皆載於詩而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嚴坦叔以為山木王伯厚

以為杞梓

見困學紀聞

則大木也左傳楚聲子以杞梓比卿木襄二十三年孔叢子載子也

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將又偁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艸木疏云其樹

如樗理白而滑可為函樗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

南山有枸傳云枸枳枸孔疏引宋玉賦枸枳來巢以證毛說嚴緝譏之以為風騷

枳枸來巢字作句李善注橘踰淮為枳句曲也音溝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

恪艸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云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古飛鳥慕而巢之孔

惟謂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稍不同耳與之枳枸之為木其枝則曲其實則甘

二者俱足致鳥陸孔兩疏各取一義均可通也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不

知引毛傳及陸疏為證訓枳枸為木名而妄以枳為橘變之枳句為屈曲之句是

李之謬也况孔李俱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據李而非孔哉

枳枸雖南產而咏於周詩其在禮禮記則婦人以為拏見曲禮人居羹食以為麩

羞見內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其甘美如飴見陸疏故遠致之邪字又作檟檟本

艸列其名曰蜜檟檟曰蜜屈律曰木蜜曰木珊瑚曰木錫曰鷄距子曰鷄瓜子其

木名又曰白石木曰金鈎木曰枌枌曰交加木或言其味或似其形也雷公炮炙

論云弊卑俾閑淡鹵如酒雷交注云交加枝即蜜檟檟也蓋此木能薄酒矣又

山海經有甘華海外北經平丘東經騶丘大荒南經郭注云赤枝幹黃華楊慎補

注以為即枳枸

梓椅楸櫨四木同類而小別故秦風之條得兼楸櫨之名小雅之棟得兼楸梓之

名棟名鼠梓爾雅毛又名虎梓見郭又名苦楸見陸疏是也郭以為楸屬陸又以為

山楸之異者啖則條為山楸棟又條之異者卑又案此詩五章而臺萊桑楊杞李
栲杻枸棟取卑於木者凡十焉皆以為賢者之喻也埤雅縷而析之每物各豎一
義持說甚優然鄭箋云山有艸木以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亦平正

蓼蕭

古人言四海多媻指荒裔之國故蓼蕭敍澤及四海鄭箋以為國在九州之外而
引尔雅所言四海及虞書外薄四海釋之然鄭箋之言又與禮記明堂位周禮職
方及尔雅釋地之文互異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案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之禮記明堂位之文也爾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同明堂位今無而無
九夷邠曷述先儒云上文是殷制下文是周制理或然卑四夷八蠻九閩九絡五
戎六狄周禮述方氏之所掌也逸周書同注云周所服之國數也鄭富趙商以為四夷

總言四方夷狄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此鄭據爾雅下文相交為說也爾雅下文惟李巡本有之鄭與李同時人當見此文矣然鄭於蓼蕭箋則取上文其注職方氏及布憲則取下文蓋亦未有定見周禮賈疏謂詩敍卑爾雅及禮異是傳寫之謬豈未見上文與

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康成兩存禮雅之文不辨其孰是孔疏載其畚趙商語以為無國數可明故不敍定然八蠻六戎五狄國名李巡注爾雅已備列之李注今見

禮記王制疏疏云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蒲飾五鳧與六索家七東屠八倭人九天鄙八蠻一天竺二咏首三僕僥四跋距之踵五穿胃六僭耳七狗軼八

旁隸作番眷

六戎僥一夷二戎夷三老白四耆羗五臯息六天剛五狄一月支二穢

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惟九夷據東夷傳文餘俱本李注源案淵博如鄭又與

李同時李所知鄭安有未悉而云無國數不敍定者豈以李所指諸國名不見經傳正文無足據信邪闕疑之道當如是也又案周書王會解記成周之會四夷來獻者凡六十國既與明堂職方異又載伊尹為四方令東夷十南蠻六西戎九北狄十二亦與爾雅上文不同書史殘闕傳文異詞戎狄五六之數信難以臆定也又案盧辨大戴禮注謂職方所言周所服四海種落之數明堂位所言翰明堂來者國數爾雅所言屢所服與殷之夷國似矣啖以戎論之翰明堂者六而隸職方者五是朝者之數浮於服也夫聲教所被皆可言服朝則偪臣奉貢自比諸侯之劉矣豈猶未得謂之服乎此說之難通者盧又譏鄭引爾雅其數不同終使學者疑其所聞是未識康成闕疑之意矣

周之王業雖成於文武然興禮樂致太平實在周公輔成王時嘗讀戴記明堂位

周書王會解二篇想見當時華夷一統之盛蓼蕭澤及四海孔疏引越棠來朝事以爲此詩之作當在周公攝政之六年良有然也合明堂王會二文以讀此詩覺成周一會儼然未概

蓼蕭首章蕤笑語兮三章孔燕豈弟一詩兩燕義當畫一鄭氏於首章云輿之蕤而笑語孔氏申之爲燕歆三章則訓蕤爲安前後異解矣源謂以孔蕤爲甚燕歆則不詞以燕笑爲安樂而笑語文義無礙也則兩燕得訓安爲當嚴緝解孔燕爲盛燕然孔本訓盛轉甚爲盛恐費力

雅之蓼蕭采芑韓奕頌之載見皆言倬革蓼蕭傳云倬轡也草轡首也沖沖俶飾兒案倬草轡也以絲曰轡以草曰倬倬之有餘而俶者曰草尔雅轡首謂之草郭云轡鞞勒是也說文鞞必駕切轡草也草末以金飾之狀如烏蠟名曰金厄韓奕所言是也

此詩之沖沖載見之鶴則金飾之兒狀

和鸞雖雝集傳云在鑣曰鸞劉瑾疑其與駟鐵傳異謂鑣字誤當作衡此非也駟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此詩傳云在鑣曰鸞爲彼取箋文此仍傳語耳况和鸞所在先儒本無定解駟鐵疏云鄭注夏官大駟及經解玉藻皆曰鸞在衡和在軾盖依韓詩內傳及大戴禮保傳篇文也然蓼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烈祖箋又云鸞在鑣益和鸞所在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據此則在衡在鑣得通也又左傳揚鸞和鈴桓二年杜注鸞在鑣和在衡孔疏云攷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所容惟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惟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在鑣鸞在鑣則和必在衡據此則在鑣之說長也宋羅願謂詩言四牡八鸞鑣馬銜也馬口兩旁各置一鸞四馬應八鸞矣始祖

此疏至杜謂和在衡與毛鄭異孔亦不辨意以經無明文未可臆沒乎然羅願又謂四牡八鸞見采芑爨民韓奕烈祖諸詩乃王臣及侯國之車若天子車名鸞路豈反置鸞於馬定當在衡斯語亦有理蓼蕭之草條和鸞鄭以為說天子車飭是正指鸞路也鸞當在衡矣且言車飾不言馬飾則非在鑣疏謂不易傳者以駟鐵已明此從可知鄭意或然

湛露

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疏云安間之夜僉雅作厭厭云安也郭注云安詳之容說文引此詩作厭厭亦云安也然則詩字當以厭厭為正其義則一安足以蔽之朱傳云安也足也久訓出蘇氏始緣安而附益至厭足之厭當作厭說文云厭飽也从甘从朕詩厭字本為厭之借不得又兼厭義案厭字於輒切說文訓筐

迫也阻厄切

俗作厭厭已从厂

呼早切

俗又加土誤也小學不講譌舛遂至此又案韓詩

詩之借厭而轉以厭義擇厭是緣俗誤而又加誤也小學不講譌舛遂至此又案韓詩厭厭作惜惜薛君云和說兒與安義殊而亦相近

湛露篇鄭分下三章以豐州喻同姓杞棘喻庚姓桐梓喻二王之後似屬穿鑿啖謂同姓則夜飲異姓則否以見古人一奠飲亦寓親疏厚薄之等其說不可廢也在宗載攷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二字箋疏得會申述案采蘋傳云宗室大宗之廟也是即毛公之自注矣又禮記昏義教於宗室注云宗子之家蓋亦指廟言啖此皆大夫士之禮故有宗子若湛露之在宗乃天子之奠禮則宗室者直謂宗廟之寢室耳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廟寢俱可名室燕則是寢非廟矣鳥鷩詩既焚於宗與此在宗義正同但彼為賓尸在廟門外之

西室此為蕪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與之同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毛又釋夜飲為私蕪私蕪即楚次之蕪私也

孔疏云然

備言蕪私惟與諸父兄弟共之異姓不得與

故箋疏以在宗載斂為蕪同姓諸侯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異姓則止矣楚茨又云樂具入奏謂由廟而入寢也廟在前寢在後故言入入寢即在宗也朱傳以宗為路寢之屬則是王之蕪蕪小寢非廟中寢室矣祝不得之為宗

杞棘皆堅彊之木故以與顯允君子顯允明信也桐椅是柔韌之木故以與豈弟

君子豈弟樂易也詩意較然康成徒取同類異類為說

箋以杞與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與椅同類而異名

喻二王之後惟同姓則一類故廣舉豐州遂無暇及此義

彤弓

彤弓詩經文明言饗而集傳反言蕪雖饗畢之後容有蕪然畢竟饗為主且釋經

者不應故與經違也又此詩傳主賜弓饗亦因賜而設耳故斂云錫有功不云饗也今先言燕而後及賜已失經意矣况經不言燕乎

受言藏之謂諸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家也左傳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

之季武子賸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

以為子孫藏因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宣子言受言藏若為此詩下注腳

矣毛傳鄭箋及王肅述毛意皆指諸侯言無異說也王安石以為受工獻而藏

以待賜鑿矣迂矣東萊踵此以立論謂藏之王府不妄與人後世視府藏為已私

至以孟庫兵賜弄臣與此異矣持論雖佳祝非詩指朱傳從之嚴緝仍用古注

右之疇之毛鄭與解毛以為勸有功疇為報功雖最上章饗字而言然不指酒也

鄭曰右為賓受獻爵奠於薦右疇為獻酢之後主復疇實義亦可通但不如毛之

渾然

菁菁者莪

朱子釋子衿菁菁者莪二詩皆不从小敝而自立新說及佗白鹿洞賦中有曰廣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門人請其故畝曰舊說亦不可廢可見朱子傳詩之意祇為從來遵敝者株守太過不能廣開心眼玩索經文領其敝旨故悉掃舊詁別開生面為學詩者示一變通之法以救後學之滯俾與古法相輔而行原不謂集傳一出便可盡廢諸家之義也其中或矯枉過直不無稍偏朱子固自知之應不臯後儒之指摘耳今人奉集傳為繩尺東注疏而不觀此末學之陋也非朱子之本懷也

菁莪首章箋云既見君子官爵之而得見也案此語未盡然官爵之者在成材之
後耳此詩主君子長育人材而天下喜樂之至於成材而授官乃其餘意觀敝語
可見源謂前三章皆以莪之長喻材之育則此三既見因教誨之而得見也所見
之見君子在鄉則鄉老鄉大夫諸職在國則大司成大司樂正諸職如遇視學養
老則併得見天子矣末章以用之載物喻君之用人則此一既見因官爵之而得
見也所見之君子直應謂王者而司馬有辨論之權或兼目之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心既喜樂又以儀又以儀禮見接是樂主見者言其儀主
君子言也歐陽氏本義全指君子嚴華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

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兩唐揚之水車鄰出其接句皆

述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源謂樂字即下章喜字

休字歐陽以屬君子實為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元是見者自奉之辭無妨文義

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渾成且以儀爲相接之儀趣味亦短嚴緝云見善教之作成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惜語未暢明詩記載呂氏之言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以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案古人言儀並非儻容兒之謂儀義宜三字本相通如鳩鳩箋訓儀爲義孫民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文王詩宜于殷戴記引之作儀鑒昏是說文云儀度也度謂汰度合于汰度則謂之宜詩言禮儀猶言禮義云爾故育材者必以之此詩首章有儀與六月敝之禮儀語意本相應可見詩言育材以禮儀爲要術呂氏得其指矣詩 錄呂說於敝下而首章正解後用歐陽語不知何說爲是

汎汎楊舟載汎載浮箋云汎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孔疏

謂載字與載飛載止載震載夙同類當訓爲則鄭以載解義非 中之載余謂疏

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

謂之載矣受言載之載常服之類

何必傳訓爲則邪至集

傳以爲舟之則汎則浮喻人之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於義尤疏未見而思見繫念最篤何云無定汎經文初無未見君子語也又舟之浮者常也汎則不復浮矣如以爲無定則是浮而又汎汎而又浮也舟之在水豈有是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一

南有嘉魚之什下變小雅

六月

六月北伐鄭箋以為遣吉甫信矣至毛傳以為親征竝無明文也王肅孔晁述毛
旨始有親征之說徒據首二章傳文為詞耳首章傳云日月為常次章傳云出征
以仇其天子大常王所建而出行征伐成已為天子之大功此王孔二家所據為
親征之證也不知毛傳原不言仇其云仇其為天子指吉甫言義亦明順至王
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見司常及大司馬嘏玩傳語未嘗謂建此以行也傳云樓樓簡簡
兒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夫簡閱者將出師先選練其士象車馬如周禮大

司馬四時蒐田教民坐伏進退之法是也平時簡閱王猶親俗作練俗作之況命將出

征乎大常之建只應在此時耳二章傳又云必先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

皆指簡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簡閱之故何嘗以為親出哉故末章傳云使文

之臣征伐與季友之臣處內傳義顯然矣肅見斯語與已矛盾後為之說曰王出

鎬京而還使吉甫迫逐乃至大原則尤可笑躬率六師業已就道乃未見敵而先

歸中興賢主何舉動輕率如此乎又案簡閱近在京師自當躬親其事征伐在千

里之外擇人而任之乘輿可以無出此事勢之常無足怪也孔欲證成王說以為

得毛指乃云不得載常簡閱遣將獨行此吾所未解

六月棲棲劉執中彞以六月為建巳之月呂記从之朱傳以為建未之月此本不

足置辨但周世民間紀物候或用夏正至朝廷大政令必以周正紀月出師征伐

國家大事焉有舍周正而用夏正者哉詩小傳謂詩無周正非也必如燕風之七

月小雅之四月方可定其夏正耳小明之二月未嘗建卯十月之交之十月未嘗

建亥也各有辨見本篇

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日也詩鼻有之今莫識曰義然六月篇兩王于出征若不

訓子為曰文義終不可通鄭箋得其解矣孔疏謂詩中于字傳止有於往兩訓故

不用曰義迹毛殊不知傳文簡略安知非偶遺之邪案於曰二義皆見小雅釋詁

其曰義郭注引此詩釋之又說文于字注云於也象氣之舒从于从一夫于象氣

之舒曰从口从一亦象口氣之出見說文古人製此二字意原相同矣又案于於同

義詩多用于而於字亦間出於本古文鳥字也古文鳥作𠩺又消作𠩺隸變作

於借為於于字轉其義而不改其音也又為于義則音義俱轉矣於字見詩者靜

女著權輿蟬蟪九冢白駒下武板清廟九詩凡十七字皆巧義夾居切至伐木靈
臺與雖賚二頌則釋文有兩音與音烏之義長也其餘皆歎詞矣又於爲歎詞元
象烏易之鳴斯假借而不離本義者故也與作烏亦化鳴
共武之暇釋文云共鄭如字王徐音恭王徐之音述毛者也孔疏用鄭說述毛亦
讀如字恭字之義無聞焉朱傳云共與併同未知王徐亦此義否也觀巧言之匪
其止共小明之靖共爾位召旻之昏椽靡共皆訓爲併昇之供則意當同矣嚴緝
既音共爲恭又引鄭箋云共典也箋本謂嚴者與翼者共典兵事共典猶同典耳
非以典釋共也裁割先儒之言而不顧其大義將誰欺乎又案箋分嚴翼爲兩人
云羣帥之中有威嚴者有恭敬者共典兵事言文武之人備此義亦勝嚴者能率厲
士氣敬者能撫緝眾心或以武節著或以文德優人各有能在用才者兼收之耳

吉甫文武俱長所以爲元師也孔以鄭述毛不爲無見

六月詩所言地名凡五焦獲也鎬也方也涇陽也太原也毛鄭槩無注釋惟焦獲
則疏引爾雅耳鄭訓涇陽爲涇水之北涇水北非一地初不以秦漢之涇陽縣當
之也鎬方無方攷直以爲北方地名而已惟太原之名見禹貢及左傳彰彰有據
而注疏並無一語及之良以亦月之太原非禹貢左傳之原也朱傳始以今大
原府典陽縣釋之案出車詩南仲既平獫狁既伐西戎則二寇定相接壤獫狁自
是西北之戎其遁也亦應向西北而去吉甫安得及東行遠之至今山西之陽曲
哉通義駁其誤允矣或又謂大原即唐原州今平涼府固原州及涇州地後魏始置其名或
取詩大原源謂此近之矣而亦無確據後魏去周宣千餘載即使因詩取名亦屬
臆見況未必嘖也毛鄭太古不遠大原果屬高平漢高平即後魏原州後魏猶有傳聞漢世

豈反不知而不取以證詩乎案雍州之地多以原得名見於詩書者禹貢曰原隰
底績公劉曰度其隰原又曰于胥斯原又曰復降在原又曰瞻彼溇原皇矣曰度
其鮮原綿曰周原膺膺吉日曰瞻彼中原皆雍地也六月之大原其諸原之類與
定在雍州北境但必欲確指為何地則穿鑿之見耳

毛傳云隗獲周地接於獫狁者斯言殆未然也隗獲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
涇陽縣即溇池陽縣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五十里縣
城東二十五里為古鎬京獲獲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便與獫狁為鄰西周畿內
方八百里而獫狁乃在都城數十里外直是肘腋之際周世戎狄雖多錯處中國
亦不應密邇如此況吉甫逐之尚行千里而獫狁巢穴反近在百里內尤木可信
爾雅釋地周有隗獲與獲同郭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照則郭所謂瓠中乃釋

隗獲非偏釋護也爾雅以隗護為十藪之一則隗護乃一地非兩地也集傳釋隗
獲忽分而二之云隗未詳所在獲郭璘以為瓠中知引爾雅注矣又不玩其文義
何邪

出車傳謂方即朔方觀六月詩則益知詩之朔方非漢朔方郡矣詩云侵鎬及方
至於涇陽言獫狁之來由鎬而方而涇陽也是朔方之地在涇陽與鎬之間矣方
之去周京當此鎬為近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方復較近焉
則不及千里矣豈可以漢朔方郡當之邪

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具即隗獲于隗獲園近京邑獫狁犯周當至是
而止詩數獫狁之惡故先言隗獲見其縱縱兵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
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內侵所經也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以其初至故曰

至以其久居而不去故曰整居初至則汎言涇水之陽久居則實指其地名立詞之當也涇水涇流千六百里水北非一地雋獲亦在其北耳總之雋獲涇陽皆舉近而言鎬與方皆舉遠而言箋云鎬也方也皆此方地名王肅獫狁之來由遠而以鎬為鎬京王基駁之語見孔疏近詩人據目前所見自應先舉其後近後舉其由遠而近之路也孔疏云鎬方雖在雋獲之下不必先雋獲仍侵朔方當亦同此意

薄伐獫狁至于大原傳云言逐出之而已疏申其意以為宣王德盛兵強不必與戰此語固然然猶未盡也大抵東西南三夷皆有城郭室廬知慕德義易訓服故可招致而臣屬之北狄逐水州轉徙無常居性桀驁好殺不可德餒威懾揚子雲所謂中國之堅敵也善謀國者但固其疆圉令不我犯足矣故采芑詩曰蠻荆來威江漢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常武詩曰徐方既來徐方既同或致其翰貢或

正其封域如臂使指其彼三詩並不言諸國之來侵也意所云背叛者止是不脩貢職自侮雄於一方又甚則旁犯鄰境耳而宣王輒舉兵入其地彼亦惶懼引鼻稽首闕廷若六月詩則異是述獫狁入寇情形縱兵蹂躪踰亘千餘里京畿重地半為戎馬之場彼三詩寧有是乎至吉甫出征僊僊驅之遠遁不若蠻荆淮徐諸國望風懷附也彼三詩名俱詡國威此一詩及張皇敵勢豈勇於彼而怯於此邪當年事勢實應尔尔後世東南荒服漸內屬為郡縣惟北狄倔彊沙漠長與中國抗衡古今事略相同讀宣王征伐四詩可得其槩矣

歆御諸友疏云進其宿在家諸同心之友與之歆以盡其歡然則諸友及吉甫之友非王之友也呂氏引范氏之言曰王以羣臣為友東萊又申之曰酒語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為友也持論雖美然非詩意矣集傳以為吉甫私愛尤失之詩

正以王燕吉甫必進其好友與之共飲使得盡歡又於常牲之外禮牲加以珍膳見寵異功臣之特号耳至若吉甫召會親友燔飲於私家乃其常事且何關於國政而著之雅篇哉

采芑

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筮後用之傳語故詩人以采芑新田為喻菜之肥美由于耕

治之方新士之勇武由於教養之有素也集傳以為因賦紀興是采菜民田寔有

其事矣豈三代節制之師乎通義有辨集傳又曰芑苦菜此襲用州水疏而誤也疏云

芑似苦菜今脫去似字豈欲溷茶芑為物乎又金路有鈎葦路無之經云鈎膺則

此路車是金路非戎路又鏡與錫皆名鉦而錫直角以節鼓非靜之義傳云鉦以

靜之則此鉦非錫是鏡正義辨之皆虛有明據而集傳不从未審其何故

芑陸疏以為侶苦菜案宋嘉祐本州謂芑為白芑王禎農書謂之石芑食療本州

云白芑似萑芑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菜色白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

開華黃色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故諺曰生菜不離園蓋白芑苦芑

萑芑併宜生食不宜烹通可曰生菜而白芑稍美得埽其稱也然則茶是苦芑見辨

風邶谷芑是白芑同類而小別耳元恪以為相似信矣朱傳不察溷為一菜

王國六軍用車千乘采芑其車三千則十八軍矣非出師之常故鄭以為美卒盡

起孔疏以為出六遂及公邑後世王氏以為用侯國之兵蓋古者天子用兵先取

於六鄉鄉不足取六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皆本有此制非臆說也

朱子譏其以文害詞以詞害意故集傳云此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夫詩人

矜詡之談容或過甚然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及之不憚重複始是紀實之詞

非虛張之說也況萬乘之國出車三千何足為異晉霸國耳昭十三年治兵知南

甲車四千乘見左傳遠啟疆所言長轂九百見左傳尚不在其中合而計之幾及五

千乘矣宣王成周盛天子三千之車詎足為多而過疑之

說文以隼字為雛之或體云雛祝鳩也从鳥隹聲或以隹十徐云思允切尔雅翼

據其說以為詩之翩翩者雛皆隼也案雛乃謹愨孝順之鳥故詩言將父將母以

之為輿而嘉魚篇以喻賢人在傳謂之祝鳩少皞氏以名司徒主教民亦取其孝

也隼為鷓屬鷓鳥也易解卦公周歟隼以象諄俗作悫逆之人九家易言其性疾害詎可合為

一哉況說文雛諧佳聲明與隼異讀人訓為祝鳩則定非鷓鳥其以隼為或體當

必有誤徐氏思允切殆彊以隼音加之耳又案雛隼皆見尔雅曰隹其鷓鴣注今

鷓鴣此雛也曰鷹隼醜其飛也暈注鼓翅翬然疾此隼也陸璣之釋詩也翩翩雛

歛隼亦各為之疏皆以為兩禽矣

隼一鳥也說文以為祝鳩陸璣詩疏云即春化布穀者則又以為鷓鴣羅願尔雅

翼疑為鷓符悲切音皮及音皮今俗名鷓鴣則又是鷓鴣尔雅云鷓鴣一鳥而兼三鴣果

安所折衷乎吾即以詩易尔雅之言斷之而已詩秦風歛彼晨風小雅采芑沔水

兩言歛彼飛隼咏鷓鴣咏隼皆言歛歛者近疾兒正尔雅其飛也翬之謂可見鷹鷂

與隼同是鷓鳥易以比小人亦以其貪殘善搏擊也其與鷓殊類明矣

爾雅釋詁蠢化也動也釋訓蠢不慈也說文蠢蠢動也玉篇云動也化也廣韻云

出也動也噉則動其本義而借為不慈也與書蠢茲有苗越茲蠢今蠢允蠢詩蠢

尔蠻荆禮記蠢之為言蠢也先儒釋之皆不離動義字又溷蠢敵也大傳今王室

實蠢蠢焉昭四年今本蠢化蠢是也蠢蠢音同義亦相近無妨通用耳采芑集傳

云蠢動而無知兒無知義古未之有語本伊川而蔡氏亦祖此以釋書是誤以蠢

書容丑愚義為蠢義矣因蠢隸作蠢本作蠢隸文相近致此誤也詒誤也詒誤至輒

以蠢為無知之偁目反忘其動義矣

元老壯猶易所以偁丈人吉也後世趙營平馬伏波皆以老将立功非其證與朱

傳曰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似壯猶非老将所能短於義矣況傳引曲禮云五官

之長謂三公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則元老之偁自以方叔官爵言不以其齒

也

車攻

宗廟齊家尔雅戎事齊力田獵齊足尔雅此文釋吉日詩也毛公用之入車攻

傳而以尚純尚彊尚戾推明厥指蓋吉日云既蹇我馬蹇釋也車攻云我馬既同

同齊也擇之使齊二義相因矣啖兩詩皆紀田獵宜博以齊足取義而篇中言四

牡四黃乃齊力齊豪之事齊足反不及焉微獨此兩詩也凡詩曰四牡乘牡曰

乘駒皆齊力也曰四黃乘黃黃驛也曰駒驪純黑也曰駒鐵黑也曰駒駟赤也曰駒

騏青黑也曰駒駘白也曰乘騊白也曰乘駟青也比曰齊豪也獨旅片正不言駒乘又

周禮校人一職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馬而頌之毛馬即齊片

豪也物馬即齊力也亦無足之事豈齊足非周制與案詩載馬名最多類皆以毛

以毛色辨名力舉者止有駒牡兩偁並無以戾足得名者尔雅釋畜所列諸馬亦

以毛色辨名惟云絕有力駮如駮切則以彊力得名耳若夫駮音蹄駮音駮駮音駮宜乘

裏奴了切駮之屬皆彊力戾足之馬名啖非常之駮不在恒畜之列也竊意古人之

名馬止據毛色而力與足不與焉雖有齊者亦無由別其名而配以駒乘之文矣

宜其不箸於詩也其師田之馬力與足既齊而色復齊則詩人特表異之以見畜
牧蕃息之四黃六月之駟驪采芑之四騏秦之駟鐵鄭之乘黃乘鵠大明之駟驪
及此詩之駟黃皆是要非天子諸侯不能昇也若夫涓陽之乘黃以贈人裳裳者
華之四駟以保祿位駟之乘黃乘駟以在公則齊豪而已不必兼力與足矣

車攻二三章言行狩言于苗猶未田獵也孔疏以為先致其意呂記以為有司先
為戒昇是也宣王適東都以會諸侯為主會同之後因而田獵以娛賓客耳三章
集傳云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五章又云既會而田獵一似有兩次獵者語意殊未
明劃

甫艸傳云甫大也箋云甫田之艸鄭有圃田故釋文云甫鄭音補朱傳从鄭呂記
嚴緝則否嚴謂下章獵於敖地不應又言圃田也啖案圃田澤在今開封府中

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
里各舉一名以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也又案甫艸韓詩作圃艸見後漢書馬
融傳融廣成頌曰詩咏圃艸章懷注引釋詩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直據
此文以解之非破字也又周語藪有圃艸注訓圃為大云茂大之艸則圃田二字
古本通用又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為甫水尤足為證

孔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馬此語殆不啖王制
說封建之法名山大澤不以貮音班賦也周禮九州藪澤皆掌於職方正使有鄭圃田

不得在其封內且非直此也諸侯境內天子自應得田春秋僖二十八年天王狩
于河陽河陽晉地也時文公方霸而襄王以裒周弱主猶狩于其國中况宣王正
當全盛乎又在傳文十年楚子與諸侯田於宋之孟諸宋不以為嫌也霸主尚爾

何況天子孔氏之言不稽於典矣然集傳从之

夏獵曰苗車攻言夏獵也行狩乃獵之總名故毛傳行狩不言冬而於苗言夏又云艾州為防或舍其中正仲夏教艾舍之漆也東萊詩記从之集傳以苗為狩獵之通名殆不然毛說

交芾金鳥傳云金鳥達屨也案尔雅云履尊者曰達屨謂之金鳥而金約也宋盛注云禮屨履青約交鳥黑約詳注意則金鳥當是交鳥之特異者注言屨赤鳥

皆與約異也正見金之為達屨以其色與約同約者鳥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為成

人之飾玉藻童子不屨約金鳥之色直達於約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之名也傳文達屨

義亦應翕孔疏申之以為金鳥即交鳥鳥有三等白鳥黑鳥在交鳥之下其尊未

達赤鳥之尊莫過屨之最上達者故曰達屨此殆臆說耳孔子奠名鮒著小尔雅宣聖九

代孫其書最古其說又甚優而仲達不用未知何意

車攻弟五章鄭以為諸侯從王田罷賜朕餘獲也事蓋獵田所獲禽王擇取三

十其餘頒賜臣下然必習朕澤宮令中者取之賤勇力貴禮讓也事在田獵之後

而文在田獵之先者所謂承上章諸侯來會而言令其事相次故朕夫即指諸侯

又謂田無厭禮惟既獵乃有班餘獲朕其說如此蓋詩人敘事嘗有先後倒置者

如駟鐵之二三章定之方中之首二章出車之四五章皆取文便也後儒釋此詩

惟求事順遂解沒技拾以下三章皆為田獵之事而班餘之厭闕如矣七章所謂

大乃是王所釋取之三十禽與士大夫無與也朱傳於七章方及澤宮習朕之典

不已贅乎況厭中之後方可獲禽詩助我舉柴在舍矢如破之肯就令兩章通指

田獵事之前後終未順也案弟五章又義定是媿言厭禮諸侯為厭而集故道目

此當是小雅非尔雅也小雅今作小尔雅

爲歟夫汝拾弓矢皆歟耳故言之特詳曰獵雖不廢歟啖所主不在此竟以歟夫
目諸侯非名矣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聚諸禽以待歟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
殺獲尚布撤原野中未可言積也王者之田殺不盡物豈如後世所詩風毛雨血
禽相鎮歷獸相枕藉者哉舉柴當在澤宮明矣

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舉全句而釋之其媻爲車攻詩可知傳云徒輦也
義亦同矣輦載任器見周禮詩所咏正指此但文義未顯故子夏之徒特著之
於爾雅俾後之讀詩者不至誤解爲徒行耳無如後人之誤自若也

吉日

吉日篇漆沮之從宋李栲引尚書孔疏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即職方雍州
之漫以解之呂記朱傳皆祖其說則此漆沮在馮翊即禹貢之漆沮也近世馮氏

名物疏謂地近雋獲其山多獸水多魚漢獵宜於此地理或有然馮又謂惟漆水
又名洛不得併以沮爲洛今錄其略曰洛水出陝西慶陽府環縣經延安府甘泉
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
歷蒲城同州至蒲邑縣東南入渭此洛水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子午谷合
即漆也

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此馮翊之漆沮也去鎬
京三百餘里若出風漆縣者與馮翊之漆爲涇渭所隔豈能飛渡而合爲一水
邪其扶風漆水出自鳳翔府麟遊縣西替潤廢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藥
水自西北注之與杜水合齊詩所謂自杜漆沮者也其沮之所出孔仲達云未聞

近韓却奇云出鞏昌府階州角弩谷東南入渭此扶風之漆沮也蘇詩漆沮指此馮謂漆沮有二而此漆

沮是馮翊之水信矣至謂漆沮不得俱名洛則猶可有未盡焉禹貢導水又東過

漆沮孔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北疏引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

入洛水經今水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

水東流注於洛水今此文見注而稍不漢書引禹貢此文顏師古注亦云漆沮

即馮翊之洛水此皆統名漆沮為洛而馮氏所譏也以今攷之漆沮洛乃文一方

水名漆沮俱入洛洛又入渭三水源異而委同耳案漢地里記北地郡歸德縣注

注洛水出北蠻夷中漢歸德今慶陽府合水縣隋置洛源縣於其東北後併入蓋

指洛水之初入塞為源以名縣也又山海經云白於之山洛水出其陽東流以注

於渭樂史寰宇記以為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合水縣北三十里亦謂洛出合水

縣與隋洛源意同皆言洛之源也又案地里記馮翊襄懷德縣注禹貢北條荆

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周禮職方氏注亦言洛出懷德此與南貢傳

疏及師古注意同皆言洛之委也洛之委與漆沮合則已兼有二水在其中馮謂

沮不得併名洛過矣雍錄言洛水入塞後經鄜坊同三州乃入渭漆在沮東洛又

在漆沮東漆至華原而西合沮華原今消入耀州寰宇記言漆沮又東南至同州

白水縣乃合乎洛而南流合渭在朝邑縣西南三十里三水雖分至白水縣涵為一流

故孔安國班固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為洛水而曰洛即漆沮斯得之瞻彼洛矣

氏以為東雍州有二漆沮在馮翊者都水非是

雍州有二漆沮在馮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貢之漆沮既疏以為扶又東過流沮

是也在扶風者入渭之上流蘇詩之自土沮漆潛頌之猗與漆沮是也潛傳云漆

沮岐周之二水矣惟吉日之漆沮東蘇子由李迂仲併指為洛則馮翊之水也近

世馮宗祖其說謂馮翊之漆沮地近隄獲多產魚獸宜為漁獵之地信矣然扶風

世馮宗祖其說謂馮翊之漆沮地近隄獲多產魚獸宜為漁獵之地信矣然扶風

之漆沮正潑篇所云多負者也具水經流岐下而岐陽之地寔周家較獵之場楚椒舉言成王有岐陽之蒐語見昭四年才傳世傳石鼓文十篇紀宣王田獵之事

地亦在岐陽其文次篇言浹於汧水云汧也沔沔王末篇言獸於誤岳云吳巫人

吳岳汧水出扶風汧縣吳岳即汧水所自出皆與扶風之漆沮相近又文之體製

頗與車攻吉日相似所述物產有麋鹿雉兔鰵鄭樵云鄭樵云音

鱖之類其多獸多負不下於雉獲矣又其地即周禮之弦蒲紆音周禮

職方氏雍州之澤藪曰弦蒲注云弦蒲在汧疏云吳在汧西有弦蒲之藪尔雅秦

有楊陟注云在扶風汧縣西楊陟與雉獲各居十數之一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

風水乎

漆沮之从天子之所毛傳云从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孔疏云以獵有期所故

驅禽从之也蓋古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此三語亦見車攻傳故諸侯田獵之禮

必使虞人驅禽而至入於防中然後射之未嘗登歷山險蒐求狐兔不輕萬乘之

重更見三驅之仁其義良深矣駟虞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射駟鐵詩云奉時尻

牡周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車皆是禮也此禮廢而後世人主盤於遊畋始有

歷丘墳涉蓬蒿口敝於叱咤乎倦於鞭策者矣下章悉率尤右以燕天子即上章

之意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獸獸禽必

自其左故云順其宜也集傳云視獸之所在而从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

田獵之所是徒以利獸為樂古制蔑如矣又謂悉率左右是從王者率同事之人

夫在王左右者獨非從王之人乎誰率之而誰所率者乎文義殊不可通

悉率左右傳云驅禽之左右箋申之曰率循也悉驅禽順其左右之宜箋語釋經

文屬順而申傳義猶紆傳字下更須補出循義方可通耳玩傳語竟似訓率為驅而傳之字應解為徃文義始明啜以釋經不如箋之優箋殆易傳孔以為申傳殆未必啜矣又案文選注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成然玩孔疏則王二字乃李所益也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二

鴻鴈之什 變小雅

鴻鴈

二雅皆士大夫作也朱傳謂鴻雁是流民作訓之子為流民自相謂忍非是之子侯伯卿士為王巡行勞來者也 歐陽以為使臣義亦同 爰及矜人思澤及此可憐之人也哀

此鰥寡哀此孤獨者而收恤之也皆之子劬勞之事古義本如此漢蕭望之曰爰及憐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望之治齊詩鰥亦同毛鄭矣集傳曰劬勞者皆鰥寡可憐之人則爰及哀此四字為虛設矣况此流民豈必皆偏卷者哉

鴻與鴈同類而異禽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鴈是已博物記又有三同三異之說三

收恤尤厚於賑餼下章百堵皆作則凡流民均及之而矜人鰥寡亦在其中勞來
安集當有此三者差矣侯伯卿士為王行撫綏之政委曲周詳如此故三章皆以
勛勞為言

鴻雁詩三言勛勞皆謂侯伯卿士也鄭獨以次章勛勞屬流民言與首尾兩勛勞
異悞矣案雖則勛勞其究安宅指使臣言文義甚協于垣作堵皆使臣經理之安
得不勞及民各得所則為上者亦身享太平之樂豈不一勞永逸乎集傳三勛勞
皆指流民言義雖畫一然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毛義斷不可易

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箋引公羊傳以破之云五板為堵五堵為
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案毛鄭所云五板案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案言
其高接言其長板高二尺案之則一堵之牆高一丈鄭以為六尺而堵雉之長亦

從而異公羊後于毛未足深信然雉長三丈語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為說於義

較優

詳見
孔疏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箋云謂我役作眾人為驕奢役作指工巧垣百垣也義似通
而實迂作堵本以安民雖愚人 不謂之驕耳呂記載王氏之說云謂我勛勞者
以我方征方垣為勛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掩為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
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憐撫掩有類於姑息則疑為驕巷伯詩驕人謂王聽信
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灌夫臯用驕字亦
同此二詩義

庭燎

勤政美德也然精過用則不繼氣大盛則易衰故銳始者或鮮終矣庭燎敍云美

宣王因以箴之美其勤箴其過於勤也箋釋箴義謂不正難人之官而自問早晚為宣王之過夙非敘者之指又美而因箴持善中小失耳齊詩未明倒衣則直為刺者彼詩末章云不夙則算是早晚無常味興寢之節乃暗主所為與勤政者異矣

庭燎問夜是形容勤政之心如此不必真有是問也注疏以未央為夜半

疏云未央是王

問夜時非對王之時

未艾為鷄鳴之首鄉晨為辨也時亦是設為漸次如此非真有三度問

也假令未央時庭燎已設諸侯已至王直應歛而視朝矣何得未艾時又問鄉晨時又問耶

夜未央毛訓央為旦鄭訓為未渠央原未見其確為夜半也夜半之說始於王肅之述毛而孔氏申明之耳然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終屬太早宋儒據說文

訓央為中則是夜尚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彌甚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又引王逸楚詞注云央盡也盡與也義同廣雅云央盡也又曰央極已也諸解俱不相遠源謂此詩央字當從盡義夜未盡而朝者來于情理為近且與傳箋意不違宜可用也又案今說文云央中央也从大从冂

古榮切古文作同或从土从冂

之內一曰久也

竝無已也二字豈韻譜逸與嚴緝引說文則與今同

夜未艾毛訓艾為久取者艾意鄭云艾未曰艾音又孔右鄭然毛義勝矣王安石訓為盡李适仲引左傳

昭元年

國未艾注證之案今杜注云艾絕也竝不云盡不知

李所據何注况久義已可通何必更新

庭燎二三章傳云晰晰明也輝光也然則晰晰有輝與首章之光本同義耳王氏以意析之曰先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輝則其亮極矣斯穿鑿之見也集傳因

其說遂訓晰晰為小明輝為火氣天欲明而相究相雜又謂吳才老說輝字有功此特見上文夜鄉晨下文言觀其旂故別為輝字立解又併晰義而易之然字訓須有本豈可臆斷乎案說文晰訓明輝訓充玉篇亦同廣韻晰輝並訓光皆與毛傳合矣

未央未艾義本不甚相遠也而孔仲達過析之光輝晰晰字訓未嘗有異也而王介甫彊分之彼謂作詩者立言當有漸耳然亦可太拘

輝字以軍得聲讀如薰旂字从斤得聲讀如芹皆古音也音則併音叶則併叶可也集傳一音一叶何也

庭燎詩或引姜后脫簪事為證而嚴坦叔非之以為此詩乃銳意求治之初脫簪乃末年怠政之事非同時也此誤矣孔疏謂宣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後王德漸衰容美刺並作也又謂大雅六篇小雅六月至鴻雁及斯干無羊七篇皆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自庭燎盡我行其野是王德衰時作當在三十九年前後况庭燎敍原謂美而因箴則正王德將衰美惡兼有之時也脫簪之諫容或當此際且安知不因姜后一言復勵精圖治故有未央之間詩人慮其能持久故寓箴於美乎

河水

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从是而不睡則朝宗之典缺矣宣王廢長立少仲山甫諫而不聽終致魯人弑立魯之敵宣王為之也何以服諸侯乎宜有不鞠者矣河水詩其作于三十二年之後乎

載飛載揚載馱載行箋疏皆指諸侯妄相侵伐一喻一正也呂記嚴緝以起行指

念敵之人謂念之甚而起居不寧也案記行與飛揚詞氣相應箋疏為長

晉公子賦河水章昭注國語以為河當作沔

語

杜預注左傳以為是逸詩

信二十三年

源謂杜注得之河沔字形雖相似不應內外傳兩書同誤

鶴鳴

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諭喻者四焉而不及正意此與秦之蕙葭陳之衡門體製相非古注則其指甚無可測識矣毛鄭以為誨宣王用賢說必有本諸子弃而不用自立新解分為四意而文義各不相蒙夫古人作詩皆有為而發語意定有娉指安得一詩而分四意乎其云誠不可掩理無定在乃平居談理之言非因事納誨之語也至首章為錯既解為憎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則程子之言證明其義則前後復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謂君子受小人橫逆之加則可脩省以成

其德如后之攻玉也憎而知其善謂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賢如古之舉不弃讎者耳兩義迴別矣又程語雖為篤論然以斷章則可非此詩正解也詩以他山之石喻異國沈滯之賢見王者取人當旁求遠攬揚及側微取譬之意在它山不在石也嚴緝既遵古注又附程語于後獨不思詩以石喻賢者程以石偷小人義正相反愛其詞之美而忘其義之乖疏矣

鶴鳴誨宣王取賢毛義允矣但箋疏述之語多冗褻今約舉其說曰賢者身隱而名著與鶴鳴之遠聞無異也可不求而列諸翰乎但賢人不貪名利性好隱居猶此毛義鄭稍異匠奘之在淵不似小奘之在渚故求之甚難也誠置之高位而不使小人

集處其間如彼園之上檀而下梓則人皆樂觀於其翰矣然賢人不擇地而產其生長它邦沈滯未舉者皆有治國之才猶石之可以為錯焉俱當招致之為我用

也求賢之道不忽于側微不間于遠邇則無遺賢矣

詩以它山喻異國非以玉石相對為一美一惡之喻也如興意在玉石則凡石皆

可用它山之文不為虛設乎又說文訓錯說文為礪石則錯之為用傳矣治玉特

其一端耳首章傳謂錯可琢玉盖因下章獨言攻玉故不更及它義也若時取為

錯之意當不僅在此

州木疏謂穀皮可為布為紙葉又堪茹本州亦用以入藥其益於人多矣傳以為

惡木殆因上章之擇而連及之與要之詩人取興偶因一時寄托物之美惡元無

定也又紫穀亦名楮亦名梅亦名穀桑種有雌雄者皮辨可為冠華成長穗如柳

可食不結寔雌者皮白結實如楊梅

祈父

祈父詩毛鄭皆以姜戎之戰為證然未定此詩之作在戰敗之前與後也嚴緝斷

為未敗時作謂詩中靡所止居有母尸饗昏非敗後語此信矣至謂宣王料民太

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从軍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則誤

甚國語言宣王詭魯南國之師韋注云敗于姜戎時所出乃料民于太原是料民乃在干畝敗

績之後因喪師而料民以出師也非料民山甫諫曰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若為惡若為

行軍而料民豈得言無故哉

祈父詩王之爪牙凡為王之宿衛者皆可稱呂記引董氏語取夏官屬司右虎賁

旅賁所掌當之良是鄭箋釋爪牙轉取司右所掌勇力之士孔疏泥其說又見司

司勇力之士周禮不言守衛而守衛者乃是虎賁氏所掌虎士遂曲為之解謂司

右與虎賁氏連官俱率屬衛王故司士正朝儀路門之右言虎士不言其官路門

之左言大右即司右不言其屬互文以相明也此以論周禮設官之意則甚善以釋詩爪牙之義則稍拘矣疏又謂此勇力之士選右當于其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今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使之為步卒故恨也此語殆不然所謂選右者特選為王五路及屬車之右耳若六軍之車右則甸賧所出甲士三人右已在其中豈必取足于衛士哉且此勇力之士以備車右之選非必人人皆右也安得以勗為愧哉總之此輩職在衛王不在從軍衛王則為右與勗皆其本分從軍則乘車與徒步俱非所甘心疏語非詩指又衛士嬀王故稱王之爪牙集傳泛主衛指六軍之士大全錄朱善語以申之皆非是善謂六軍以衛王室不出征討此褻揚之水集傳之說也有辨見王風

靡所止居靡所底止皆自道其苦所謂轉予予恤也有母不得奉養使之自主饗殮尤是憂恤之甚者三章末句語意本無異嚴緝解尸饗句云我母在當為主饗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與上句文義未順

酒食是議婦人之事故尸饗不言父而言母也嚴緝曰言有母則無父矣不已鑿乎况詩之作不媻主一二人而言安得宣王爪牙之士皆無父也朱善泥嚴說遂謂孤子從征見祈父之不仁此尤可笑幼而無父曰孤謂三十以下者三十有室不名孤矣見曲禮鄭註詩詞中未有以見其幼也且古有親老無昆弟不從征役之令不聞以無父而免之也

白駒

鶴鳴誨王求賢白駒刺王不用賢始不求繼不能留王德之衰有漸矣拒直諫聽讒言君子見幾當有拂衣而去者幽王之世尹氏號石父及皇父等七子小人接

迹於翰雖幽王之闇亦由宣王之棄賢有以致之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嗣古聖人樹人豈僅為一世計哉

白駒詩是賢既去願望其來之詞非來而欲留之也繫之維之以永今朝設言其來則當如此也所謂伊人于焉逍遙又言今此賢人于何游息乎箋云查不知其所適思之甚也馬訓何于度反後儒讀為如字語直而氣短矣釋文云馬於度切又如字箋疏俱不用後言

第三章四句一韻天然相協但思字復見然詩恒有之無礙也朱子隔句協韻已屬多事又讀來為云俱反與駒字協尤不可解昔句韻自有三五句協之何必次句先協次句韻應協回六句何反舍之而協首句是隔句協韻之法先自亂之矣賢人君子人間之景星慶雲身所游歷自光遠而有耀如玉之暉山珠之潤岸矣

白駒賢人徒為丘園之責詩人惜之故望其來思也集傳載或說音責為奔訓為來之疾云本之於王氏案釋文云責徐音奔此又王氏之所本也元朗言毛鄭全用易為釋豈欲以徐音破之乎然隋注廣雅謂責飾義亦當音奔則徐邈此音未必不同毛鄭解也疾來義雖可通不如責飾優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疏謂責其不來言惟公侯乃得逸豫耳爾豈公耶爾豈侯邪何為逸豫無反期耶此解字平正詩緝云爾若為公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蓋羨其退居之樂也亦得之揚用修言宋人經義以佞自解華谷蓋有所本矣集傳曰若官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豫無期恐礙於義佗詩者何人乃能以公侯爵人乎果能之何不留賢者使勿去也詩記以此二句為責在位之人則一章四爾字不能畫一亦未當

末章言白駒一入空谷不復反矣嗟我猶設生芻以待之誠愛其人之德美如玉也今其人固不可見寧獨無音問之可傳乎萬物吝惜於此而有遠我之心也望之至也箋疏解生芻二語頗迂拙集傳近之矣但語焉而未詳故更為述之

黃鳥

黃鳥我行其野皆弃婦之詞也室家相弃由王失教而啖所以為刺也朱傳祖范氏黃鳥王氏我行其野之說俱曰民適異國釋之因篇中此邦之人復我邦家是身在它邦語耳然古者士庶人得越國而娶此二詩之婦人當是自異拜來嫁者古注自通不必易也宣王季年雖多秕政沒不至如幽厲之甚鴻雁於人甫有安宅何不還踵而流離失所乃介魏之民猶有樂郊可適西京之世反不若乎

孫炎示兒編以此詩黃鳥為今之黃雀此妄說也彼謂七八月間不應有倉唐耳

不知此鳥至冬始蟄秋日鶯聲山中嘗聞之何得云無況季夏初秋梁麥自可成

熟今比土皆然月令嘗黍在仲夏嘗穀在孟秋矣

穀鄭氏以為黍稷其仲夏所嘗蔡氏以為蟬鳴黍以仲夏孰

黃雀古通名雀字亦作爵音語雀入於海為蛤月令爵入大水為蛤指斯禽也竝無以黃鳥之名者孫又曰蔡風黃鳥亦是黃雀尤誤左傳言三良殉葬在文六年夏時人觀物起興此時安得有黃雀乎

黃鳥無集于穀穀字从木木名也莫我宥穀穀字从禾百穀之種名也又善也皆以穀得聲穀若角切然則穀善之穀本借百穀之穀不借穀木之穀也穀穀各一字埤雅乃謂惡木名穀猶甘州名大苦誤矣

我行其野

樗遂菑傳以為託興箋以為記時傳義是也集傳止為賤俸而術其義曰我行其

中依惡木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夫野中豈無嘉樹何為必依惡木
本為昏姻而往託何云依惡木而始思之文義如此誠令人難曉呂記云惡木尚
可庇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何等明順嚴緝亦同此意

言采其遂箋云遂牛蘋釋文徒雷反疏云釋艸無文案尔雅有遂蕩音湯馬尾又有藿吐

反牛蘋即益母艸之紫華者詳見王風一同經字一合箋文然兩處郭註所說莖葉名狀俱與陸

疏之牛蘋不符則詩雅所言定各一艸宜孔氏以為釋艸無異也邢昺引此詩及

箋語證尔雅之牛蘋謬甚矣又詩釋文遂敕六反尔雅釋文遂宅六反字音亦不

同

遂釋文云本又作蓄陸疏云今人謂之羊蹄案羊蹄本艸又本經下品一名東方

宿一名連蟲陸一名牛舌菜一名鬼目洪邁續筆以為即尔雅之符鬼目然郭註所言莖葉及子與本艸羊蹄異非一草

一名蓄一名秃菜子名金喬麦獨無牛蘋之稱惟鄭箋及陸疏謂之牛蘋陶隐居

云今人呼秃菜即蓄音之譌理或然與又李氏綱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菜形

名秃菜以治秃瘡名也鄭樵指為爾雅之菲及蕒者誤矣李又說其名狀云近水

濕地極多葉長尺餘牛舌之形入夏靛臺開花結子華菜一色夏至即枯枯秋淡

復生莖葉陵冬不死根長近赤黃色

遂雖惡菜然陸元恪言其可為茹滑而美曹子建著之于七啟亦曰為佳味七啟

云方菰精稗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遂而云遂與蓄同張銑注云蓄菜與葵宜

於霜露之時意蓄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與本草言其陵冬不死正霜蓄之義矣

又案蓄當作董董遂字異而音義同見爾雅亦見唐韻

尔雅有二菑菜細而華大者菑菑梁營切茅也菜大而華白復香者菑菑音富也此詩

采菑箋以為當陸疏亦同然陸又云其州有兩種菜細而莖夫有臭氣是菑當之
菜復有細大之分矣傳以菑為惡菜殆指細菜者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引此朱子用毛鄭義解之及釋詩則更正新說言實不
以彼之富而厭矣之貧亦祇以新之異於故且責人而不失忠厚之意也意雖美
然大巧矣又詩本作成論語引之作誠耳集傳釋詩成字仍用論語誠義亦屬疏
忽

斯干

斯干之為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陸疏非小叙一家之說也而朱子終以為疑新宮
之名見儀禮燕禮左傳昭二十五年鄭杜兩注及詩之箋疏見由儀敘下皆以為逸篇而朱子
引李氏說以為即斯干詩於先儒所信則疑之於先儒所闕則寔之意在立異而

已

斯干考室孫王述毛止言室室鄭氏兼寢廟言後儒執雜記之文謂廟成則覺寢
成則考敘言考室不得兼廟皆以鄭為非然孔疏以有辨矣言考之取義甚廣國
富民安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無羊疏云牛
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是謂考牧然則考室考牧與雜記考義自別豈非燕飲
落成之說也經典考字多訓成宮廟既成謂之考室牧事有成謂之考牧云尔曲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詩人美宣王豈反畧其重者後儒執雜記之義卻
違曲禮之文矣又劉向長陸疏亦寢廟並言與鄭說相符也嚴緝泥考義為落成
因謂無羊考牧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夫落成者成室而飲酒於其中也嚴將
謂宣王君臣羣聚園牢中而飲酒邪又引陳氏語訓考牧牧字為牧養之牢謬妄

尤甚牧字从反昔牧切从牛會意養牛人也通用為守養義而牧地亦可名牧若借以牢則經無其文也又解首章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為來歸于牢謂兩言來所以見牢之成是於經外強生枝節矣作詩之意在牧人稱職牛羊蕃息以歸美于宣王耳豈區區頌一牢乎况來思果為歸牢則下章兩言爾牧來思矣牧人亦牢居邪下文即繼以荷蓑荷笠以薪以蒸矣亦牢中事邪

斯干昔章傳箋言以為興體澗水

毛云于澗也

喻王德流行南山喻國用富足竹苞松

茂喻人民衆多而佼好兄弟相好亦指民間骨肉相親愛言如此故能立宗廟修宮寢也今則釋為賤體徑指宮室言源謂以詞則今說為是以義則古注為優宮主承敵何得遽興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繕之事故詩人發此興為全篇引端耳况棟宇堂室之盛四五章始極言之首即以竹苞松茂為形

容其義非立言之次第

無相猶矣鄭改猶為瘡義勝于毛毛訓猶為道言無相責以道也瘡乃詬病義與好反一勸一戒相對取義較明劃矣猶瘡古音本同觀正月詩瘡以後口字協可見又瘡與鋤愉偷皆與俞得聲而諸字則皆託侯切淪愉愉亦以俞得聲而夷由反益信瘡猶同音鄭改字非無因也集傳訓猶為謀謂相圖謀義稍迂與毛等或說改作尤亦取義與好反音與猶同耳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猶載馳詩無我尤尤與思之協四月詩莫知其尤尤與梅協梅音迷也易賁剝大畜蹇鼎旅六小象皆有尤字與疑喜之載等字協載音苗也猶尤竝不同音破字均而鄭為當矣斯干寢廟並營康成之說長矣但取二三四五章經文分配兩意非詩指箋謂似續妣考是立廟築室百堵以下是成寢彼茅章則摠之而彼躋復言廟彼寧復

言寢也然細玩詩語何嘗有此乎營建宮室乃繼述大事則似續亦可指寢也鳧
鷺詩云來燕來處楚茨詩云笑語卒獲則居處笑語亦可指廟也拾級登階詎非
躋乎不必為祭祀也薦馨受福獨非寧乎不定是燕息也安得一一分配哉至破
已為已午之已釋西南其戶為天子燕寢之戶比于大夫一房一房之室戶則較
偏于西北於宗廟路寢之四戶則不獨其南尤為穿鑿之見不如傳義之平正矣
如跂斯翼翼指人之兩臂也毛云如人之跂竦翼翼耳孔疏云如人企足竦臂翼矣
嚴緝云翼如論語翼如之翼取喻本極明徑殿陽訓翼為敬禮有以企足為敬者
乎迺矣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毛韓兩家字而異義同毛云棘稜廉也韓詩棘作柶旅即切
云隅也是釋文韓之隅即毛之稜廉孔甲毛意云指矢鏃之角為棘蓋古有此名是

已毛又云革翼也韓詩革作翹說文云翹也見釋文說文注同韓之翹即毛之翼兩家
之訓相傳可見義有本也鄭訓棘為戟謂人之挾弓矢戟其肘訓革為毛希革露
謂此時必張其羽翼固已迺矣歐陽又以臆為解曰棘急也革變也夫以急為如
矢行急而直猶可通也以變為鳥驚變而竦顧其迺不更甚乎

翬雉五色成章飛則尤為絢爛斯干以比宮室固象其勢亦取其文也箋云此章
四如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又云翬鳥之奇異者顯與奇異定指翬之五色而
言疏申之云翼言其體非象其勢恐鄭意不盡于此集傳以為華采而軒翔度得
之

嘈嘈其正噦噦其冥毛以正為長冥為幼鄭以正為晝冥為夜詩備述室之寬明
無暇及人之長幼疏申鄭易傳之意允矣傳語簡質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正異

擇善而從不必弃毛取鄭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王如字本或作窈崔音杏按長本釋話文冥幼本釋言文釋言冥幼或作冥窈孫炎某氏皆訓為溪闇之義孔疏以溪闇之義雖安而與正長不協故據王述毛源謂正長冥幼俱用崔音為毛義亦可通也孔必讀長為上聲者特泥於爾雅之文耳爾雅正長與孟伯者又竝列斷不得讀為平聲然毛傳字訓自有師傳不皆本爾雅自為長幼之長傳自為長短之長字形偶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長言其堂廡之彌亘窈言其窔窹之遂溪意正相當矣

爾雅有二莞一葍

方寐切

鼠莞郭注云亦莞屬纖細似龍須可以為席一莞苻離其

上蒿

音翻

某氏曰本艸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蒲郭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

今江東謂之苻離西方亦名蒲中莖為蒿用之為席是二莞別草矣斯干上莞鄭

云小蒲之席孔引爾雅苻離及郭注莞蒲語證之言莞與蒲一艸而有大小釋文謂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意與鄭異據箋疏此莞乃苻離據釋文此莞乃鼠莞箋疏之說長矣鼠莞乃莞類不得婢莞名苻離有莞蒲白蒲之名原與蒲一草故鄭以為小蒲而集傳亦訓莞為蒲席善會鄭意有莞蒲之謂苻離即燈心艸誤甚彼特見釋文叢生形圓語耳不知釋文所言乃鼠莞非苻離也燈心草宋開寶始載入本草亦言其可織席及簾然非鼠莞也鄭樵謂鼠莞是龍芻但神農經本名龍須郭注不應言似龍須矣李時珍綱目以為別錄有龍常艸似龍須即鼠莞出山海中經賈超之山多龍脩注云龍須也似莞而細皆與爾雅注合又案莞有胡官古完二反字亦作菴廣龍曰似蘭而圓載衣之裳毛以為下之飾取習為卑下之義鄭以為晝日夜取當主外事王肅申

毛云天下無生而貴者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斯義勝矣集傳曰裳服之盛也以裳為盛豈目飾繡言與然古人衣必與裳俱雖燕私亦然可獨冕服也之子無裳則以為憂矣惟童子不裳以便務事耳有裳何遽為服之盛乎

楊傳云緇也韓詩作襜見釋文說文亦作襜楊襜皆他計反音替古音考以為音啻誤也說文从衣啻聲諧聲取其韻同非讀若啻也啻施智切與翅同音又案襜廣雅作襜注天帝切

無羊

無羊傳云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蓋蓑婢為雨設笠主於禦暑而遇雨亦用之故良相傳云笠所以禦雨暑則兼言之矣又都人士傳云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是臺指蓑言與笠二物也康成謂以臺皮為笠陸疏謂臺皮堅細滑緻可為簷

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臺笠是一物皆與毛異說不然羅願爾雅翼辨之當矣其略云臺但可為衣不可為笠不應合臺笠為一物也齊語首載茅蒲身衣襍襍韋昭注云茅蒲簷笠也茅或作萌之皮以所為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襍襍蓑蓑

音避

衣也則襍襍以莎艸為之今人作蓑亦多編筍皮及箬葉其臺為衣編之若甲

蓑下衆則莎但為衣不為笠案羅說良是臺是艸名而笠字从竹不从艸則古人為笠用竹萌不用臺明矣自鄭氏合臺笠為一物後人因別作臺字而訓為笠誤以生誤也惟傳義精確不可易又案蓑說文作蓑从衣象形又作蓑古文也後借為等衰字用而蓑笠復加草作蓑非古也又案蓑字玉篇有素和素回二切廣韻云蓑艸名可為雨衣素回音與衰近草可為衣則莎也豈蓑字元讀如衰因以莎艸為之故轉讀如莎乎蓑从艸俗有从竹者誤

三十維物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疏申之云謂青灰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五色各三十合之則百五十物矣上文黃牛異脣之特特黃色三十中之一物且而其數已及九十牧事之盛可知矣

衆維魚矣謂衆多言魚之多也鄭解衆為人衆云人衆相與捕魚迂矣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並不以為人衆也疏謂由魚多故捕者衆彊通兩家之說耳魚麗詩美萬物盛多獨舉魚為言此亦言多魚為豐年之寢義正相符集傳曰衆謂人也人不如魚之多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此尤不可解人如魚持人滿耳于年何與乎又人乃是魚一語猶劉子言微禹吾其魚乎云爾

劉子語見左傳昭元年

此當為洪水之

祥何反為豐年之兆

旒旌各是一物箋云寢旒與旌傳云旒旌所以聚衆是也上傳言魚下並言旒旌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吉日之伯禱一事也而兩言旒旌旒旌二物也而止一言維各從文便耳衆維魚猶云衆哉魚旒維旌猶云旒與旌兩維字不必過泥也朱子必欲齊以一律故人少魚多旒少旌多之說出焉

無羊朱傳云旒郊野所建旌周禮所建此錯舉周官司常大司馬二職之文而各取其一不知何意案周禮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馬所領旌物各異蓋司常所領仲冬大閱之禮大司馬所領仲秋治兵之禮彼注云秋辨旌物冬簡軍實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如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也賈疏申其義以為大閱是教戰非寢出軍之法故謂之空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之旗於彼是冬之空當避秋實出軍之法也二職旌物之互異其故如此今以旒旌二者言之司常云州里建旌縣鄙建旒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謂

鄉之下次州又次鄙又次族皆建旗又次閭又次比皆建旒遂之下次縣又次鄙又次鄰皆建旒又次里又次鄰皆建旗也

此賈公彥周禮注之說也詩千旒孔疏則云族建旒鄰建旗為異餘同賈孔皆

申互約之說

大司馬云郊野載旒百官載旗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

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鄉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疏謂鄉遂之正卒屬軍吏其羨卒使州長以下不為軍吏者將之公邑亦然其天地四時之鄉大夫屬各六十有選當行者合此觀是司馬之郊已兼司常之州里縣鄙而野與百官又在其外二職文義本不相傳倫豈得各取其一以相配乎朱子之引周禮誤矣集傳又謂旒統人少旗統人多其說本于張子厚然統人多少之故非源所知也以司常所領而言則五職建旒五職建旗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以大司馬所領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于六鄉六遂及四等公邑之羨卒乎若就

朱子所錯舉之文而較之則建旗之州里止當建旒之郊之半而野猶未與焉是旒統人多而旗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典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三

節南山之什 變小雅

節南山

求車之家父非佗誦之家父正義辨之明且核矣朱子猶疑其人之同異祇欲證此詩之作非幽王時意主于駁小敘耳獨不思東遷後雅已降為風哉劉瑾附和其說謂隱三年尹氏卒即此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此尤可笑隱三年左傳本佗君氏卒君氏隱公母聲子也其言尹氏者公穀二傳之文耳左氏親見國史所書又魯氏必無誤二傳之言得于傳聞舛謬最多其釋春秋此時謂平王崩隱公奔魯尹氏為主故書其卒夫隱公如周不見春秋經經但書弑氏子來求

賻耳賻禮尚缺致其來求焉肯奔喪二傳之不足信明矣豈可執以為據哉況如
瑾意必謂西周時不得有尹氏而凡言尹氏必是一人噫後可也則常棣詩云王
謂氏常棣亦東遷後作邪春秋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距隱三年二百二
載矣亦可合為一人邪何弗之思也璿又謂喪亂卒斬鞠凶大戾等語皆亂亡以
後之詞不知古注本以喪亂為疾疫卒斬為諸侯自相殘滅訟訟大戾為民俗之
未善謂嘗謂王室亂亡也後儒自誤解耳反執此以疑經乎況古人稍見亡微即
極口言之徃徃如此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微子曰殷遂喪箕子曰天毒降灾荒
殷拜此時紂未亡也又况幽王時不儆政敵而已饑饉寇盜癘疫流亡戎狄侵陵
諸侯背叛盖亦多有觀周語言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與大雅瞻卬召旻二詩所云
及小雅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敘可見必以為東遷後作不已固乎

節南山近世趙凡夫以節字為岳之譌

岳子結切

此有理也岳消作卩卩又譌作節耳

說文岳字註云取隅高山之卩也與毛傳高峻義原不相背釋文云節在切反又
如字又音截凡三音其如字乃岳之音也後儒傳讀為截音詩詁遂以池陽截嶺

五葛反

山當之誤矣漢池陽縣為今涇陽縣左西安府北五十里而截嶺山又在縣

北七十里古鎬京在今咸陽縣西南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北五十里詩言南山
明是鎬京之南安得遠指池陽北之截嶺山也邪黃公紹信其說而錄之於韻會
何弗攷也又禮記引此詩朱子章句訓為截噉高大亦誤截斷也與高大何關况
節音截非訓截也

憂心如惓釋文云惓說文作夬才廉切孔疏云今案說文引詩作憂心夬夬不作
如夬其惓字注引詩憂心如惓與今詩正同又注云惓憂也如甘切夬小契也直

庶切二字音義各異憂心忡忡似別是一詩但孔陸二家所引同不應得誤豈古本說文元作如夙而夙夙乃韻譜之譌乎

有實其猗朱傳先述傳箋後載或說出為皆不甚通或說出蘇氏以實為艸木猗為長茂呂記嚴緝皆從之劉璣又與我落其實淇審詩緣竹猗猗為實字猗字之證殊不知猗訓為長可言艸木之枝葉不可言艸木之實若竟以艸木為之之實則文義又未安左傳我落其實而取其材實對材言定是果實之義杜注亦云吹落山木之實

非泛指木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以為不甚通也案實字毛鄭皆訓滿猗字皆訓長鄭訓旁毛謂南山高峻而有滿之使平均者因艸木之長茂興大師尊盛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鄭謂山之高峻又有艸木平滿其旁猗之畝谷使之齊均興尹氏既尊顯亦當以政教養育民度使之齊均與蘇說俱未明

順吾寧从右

節南山詩兩言不弔畀吳俗天傳訓弔為至箋又轉至為菲言不善乎畀天也後儒

據成七年襄十七年左傳引此詩改為愍恤之義然玩左氏兩傳善義自通其訓為愍恤者杜注之說耳未必立明本意也

弗躬弗親弗仕古注目幽王得之教王躬親機務問察民情欲其自為政也自為政則尹氏不得專恣矣下章不自為政王肅以為政不由王出意正相應蘇氏謂訊尹氏付政妯娒誤矣詩刺王委任尹氏方嫉尹之擅權反教以躬親問察哉勿罔君子箋破勿為末言不問察之則民將末略欺罔其比傳義為徑捷小尔勿末二字同訓為無是勿以末義本相通也

畀天不備備訓均毛傳與爾雅同釋文云敕龍反詩雅同說文云備均直也余封

切案玉篇備恥恭切均也直也又音庸債也然則偕為貸義故轉音庸身徐鉉以庸音施於均直夙非是宜以釋文為正

爾雅云詘詘也說文詘佹詢云說也消作詘毛傳訓詘與爾雅同集傳訓為敵不知何本

俾民心闕傳云闕息也案說文闕事也閉門也事已閉門其息之時乎更偕之則為止為盡為終為曲終皆不離息義莊子瞻彼闕者虛室生白釋文引司馬彪云闕空也蓋指室之牖殆反偕閉門義

正月

傳云癩痒病也爾雅同舍人云癩癩力專切癩痒皆憂懼倦同之病孫炎云癩者畏之病癩字不見說文要之與痒俱諧聲非取鼠羊為義也宋劉義曰鼠病而憂在于

穴內人所不知殆是臆說

民之無辜四句申言上無祿也毛以為無罪而役於園土罰為臣僕鄭以為王刑殺不辜并及其家之賤者說雖不同總是言王之濫刑非言國亡而身為臣虜也念我無祿指己身言於何从祿指天下言于何从祿即無祿意非言國亡之後从宅人受祿也瞻烏爰止方謂別歸明君然亦異計之詞耳詩人語意本有層次集傳曰無辜之民俱被囚虜未知復从何人而受祿如視烏飛不知止于誰之屋也六句一意復甚矣况被虜為受祿可乎

中林宜有大木而維見薪爨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見小人韓詩外傳亦云言朝廷皆小人也益毛韓同解矣朱傳以興分明可見之意與刺時意何關

召彼故老訊之占寢言侮慢元老妄信徵祥也昇曰予眚誰知烏之雌雄言君臣

皆自聖賢愚無別也意分兩層此毛鄭之說後儒莫有易之者惟集傳曰謠言如此而王莫止之及訊之故老訊之占寢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乎既自謂聖人正當自負知言何以言之是非反不能別乎文似順義實乖矣胡為虺蜴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詩緝辨之謂蜥音析蜴音亦陸氏誤以蜴為蜥也信矣噴說文引詩亦云胡為虺蜥是古本多有作蜥者意釋文經本原作蜥當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後人傳寫據今本為正遂互易蜥蜴兩字以致音與字違嚴氏反訊陸誤殆未之思也

箋疏以虺蜴見人而走喻民間王命而逃朱傳以虺蜴為肆毒害人之喻義相反而皆通王氏以虺喻害人以蜴喻畏人一語而今二意鑿矣

蝻蝮蜥蜴守宮爾雅以為一物蝻蝮說文作榮蜥云榮蜥蛇醫以注鳴者又云在艸曰蜥蜴在壁曰蝻蝮本艸又有石龍子亦得守宮蜥蜴之名陶隐居辨之以為有四種蛇醫一也龍子二也蜥蜴三也蝻蝮四也崔豹古今注謂蝻蝮守宮龍子為一物其長細者名蜥蜴短大者名蝻蝮蛇醫蘇恭唐本艸注以龍子蜥蜴為一物蝻蝮蝻蝮為一物蘇頌圖經以在艸澤者為蝻蝮蜥蜴在屋壁者為蝻蝮守宮諸說紛紛皆未得其真今參以毛傳陸疏之說則蜥蜴即石龍子其在水者名蝻蝮又名蛇醫蝻蝮即守宮在屋壁間者形皆相類而小異故爾雅合四名為一物也分之則蝻蝮守宮為一物蝻蝮蜥蜴為一物石龍子又名蜥蜴守宮者又為一物也其為種凡三矣說文之榮蜥水蜥蜴也正月詩虺蜴指此在艸者則兼乎水陸焉

毛傳云蜴蝥也陸疏云虺蜴一名蝮蝥水蜴也

今本無水字玩文義又合之孔疏知古本定作水蜴後人傳寫誤脫

之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孔疏引之以為如陸意蜥蜴與蝮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嘜則此詩虺蜴乃一物之名加虫於蜴所以別於常蜥蜴也宋董氏頗疑其非今案本草鱗部有石龍子李時珍釋之以為生山石間者曰石龍即蜥蜴也生州澤間者曰蛇醫又名蛇師蛇甥母水蜥蜴蝮蝥俗亦呼豬嬰俗蛇蛇有傷則銜艸以敷之又能入水與魚合故得諸名據此則本州之水蜥蜴即陸疏之水蜴詩之虺蜴矣能入水故名水蜴能治蛇傷故為虺蜴虺蜴之得名以蛇醫同蛇虺一物也爾雅名蛇牀為虺牀矣又案說文蜥字不引此詩而於虺字引之又謂虺以注鳴與釋榮蛻同蓋亦以虺蜴為一物矣陸疏殆不誤董氏疑之非是

說文云坡者曰坂一曰澤障一曰山脅正月箋以阪田為崎嶇境坳之處其山脅之謂乎嘜爾雅十土可食者三而阪與原隰並別焉阪之不如原隰者止以坡陀不平耳詩名為田則猶是可食之土也故特苗得生之

覩我仇仇亦不我力爾雅釋訓仇仇教教傲也注云皆傲慢賢者毛鄭釋詩亦同蓋古義相傳如此集傳曰覩我堅固如仇讎嘜失詩言仇仇何嘗言如仇乎古人用重語多離其本訓此篇之哀哀愈愈藪藪皆是况覩留之固亦是美意何至以仇讎比之

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茲茲宗周衰似威之二語為據通義辨之謂西周亡後不即東遷引左傳携正奸命見昭二語及汲冢紀年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事證之而以此詩為作於東西周之郊案犬戎入周在幽王十一年庚午至

明年辛未平王始徙都洛邑則謂西周初亡未即東遷信有嘖矣但以此詩之作
在西周既亡而未東遷之時訊未必嘖也夫焱焱宗周如威之何害為西周末
亡時語邪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為周司
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檠弘之謠龍漦之讖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
之必亡而周之必為衰如當時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衰如威
周之語獨不可著之于詩乎况篇中所云昇曰予聖及旨酒嘉肴有屋有穀等語
顯是荒君敵政奢淫佚蕩雀處堂之態若犬戎一敵玉石俱焚此革已血化青燐
身膏白刃尚得以富貴驕人哉

九章三載字惟爾載釋文才再反因此載指車中所載之物故異其音耳既載之
載不過與覆載字同義朱傳亦音才再反誤矣下章不輸爾載與上爾載同朱傳

無音而有叶亦屬疏忽

輔字雖从車旁然製字之義與車無涉說文云人類車也左傳輔車相依

倍二年主

云輔類車牙車也其从車旁殆取義於牙車矣故字亦从面作𨔵見易咸卦釋文

云輔虞作𨔵則類車乃輔字本義惟正月詩乃弃爾輔媻以車言毛鄭皆明辨

孔疏釋之云為車不言作輔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輻以防輻車蓋
借近事揣度而為此說也攷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
後人無由確指為何物矣韻會云作兩旁木曰輔此特據孔疏語為故實也正韻
曰車輔夾車兩旁木又類顛也形如輔車故曰輔車反以車木為本義而借為類
車誤矣

昏姻孔云傳訓云為旌案云即古雲字也說文曰雲古文消雨作云又作象雲

回轉之形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去為言義乃借也趙凡夫謂經典云字本皆言字言字州書似云因而致誤
此未必然埤雅曰雲氣周旋盤薄故曰旋此足暘毛指矣左傳鄭游吉引此詩而曰晉不隣矣其誰云之襄一十九年以云為歸附亦取旋義

說文有椽字無椽字玉篇二字並收書劄則椽黥詩椽之丁丁天天是椽椽椽靡共得从木韻會以說文椽字注訓椽又引詩天天是椽誤矣

君子宜居人上其高明廣大之氣象雖貧賤仍自若也小人宜居人下其猥鄙躓陋之情態雖富貴亦不改也正月末章仳仳藪藪語可謂善于體物

十月之交

鄭氏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詩其第在菁莪後六月前毛公遂置于正月篇下併改詩叙刺厲為刺幽其說甚謬蘇氏駁之逸齋又據經文

證其五妄允矣源亦謂厲幽均無道而其寔有殊厲乃號君幽惟昏主號君重斂

煩刑而政由己出臣民尚知悚懼不敢自擅故厲王之世楚子熊渠魯伐去其三

子王號則流彘以前威福未去也昏君荒沈酒色置政事於罔聞致姦凶之輩弄

權植黨蔽主震民甚且視君上如弁髦十月之交之皇父是也皇父就封于尚挈

其百僚以行翰廷為之一空目中不知有天子使在厲王時其叔然乎厲王之虐

能攝遠裔之彊藩反不能制畿內之卿士乎況皇父作都徹民墻萊民田肆惡無

忌真蠹國之渠病民之首流彘之役民當并食其肉不特皇父一身而已大子靖

尚幾不免皇父之家豈能獨全就令有存者宣王中興自當順民所欲不復錄用

其後乃征徐之舉首命皇父為卿士以六師之重委之臯人之子弟使與忠貞之

召穆公同執兵柄不幾拂民心陸士氣乎由是言之則作都之皇父定是征徐

者之後人仕於幽王之世而不克紹其前烈一如吉甫之後有師尹申伯之後有申侯云尔而餽馬之蹶為韓奕蹶父之後可知矣仲達為鄭氏左袒力證十月之交為厲王詩至引中侯檮雒貳之文以助其說中侯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又曰剗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濇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謂文至厲濇十世剗豔古今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濇即此詩川沸山崩也噫緯書之言其可信哉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剗川沸山崩即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不必舍周語而信緯書也又孫毓詩評疑褒姒生於龍沃不應有七子之親殊不知褒人育之又進之於王則褒人之族即其親黨矣安知七子不因褒而進乎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孔疏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攷此辛卯日食者吾

友顧英白

偉

云虞劄推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大衍歷以為然以授時

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

源

案唐書日食議

言漢世大儒皆以日食非常闕而不論黃初以來始課日食疏密至張子信而益詳宜乎辛卯日食漢世無攷也仲達生於唐初不見大衍歷議故不以虞劄之言為啖耳要之歷家推算之法至後世而愈精故漢以每日食之差以日計唐以時計宋先以刻計今以分計英白博極羣書尤精於天文歷象而攷據詳慎悉本經史觀所著司天考可見其言信而有徵矣又孔疏言王基謂此文會在共和之苐而較之無其術以孔之右鄭欲證此詩為刺厲而不能以王基之說為然則在幽世無疑

朔月辛卯朔月猶朔月也今本集傳作朔日當之傳寫之誤案禮記玉藻凡月朔

皆備朔月論語亦以月吉為吉月古人多倒語無足異也魏鶴山著正謂十月之交乃

是下之十一月也為周正朔之月故曰朔月以證周之不改時月此直無稽之論

况交乃日月之交會非兩月之交也併誤解交義矣補傳又謂於夏正皆言月于

周正皆言日此夏正故言朔月斯尤為妄說詩以日記月惟幽風七月篇耳以日

陽月陰取義非以夏正為別也夏之三月于周為夏而非春如夏正必言月則載

陽之月乃夏之春何以亦言日乎又如四月篇之秋日若以周正言則午未申三

月也其冬日則酉戌求三月也申月以苒安得百卉腓永月以苒安得飄風發

發乎

辛卯日食歷推當在六年川震山崩據國語在三年史記本紀在二年震電未知

在何年要非必一年事也詩因日食之異而作併數从苒災變言之可朱傳將震

電川沸山崩俱指為十月事不知何據原其意特欲以非時而雷電證十月之建

求耳噉古太平之世雷不驚人掩不眩目幽世之震電必有過常者當時以為異

而時人以燭燭表之異在過常不在非時也况川沸山崩豈必在十月方為變哉

百川沸騰山冢岸崩正周語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也孔氏以為沸騰者

沸出相乘陵是水盛漫溢與震異又彼言三川震是歲即竭亦非沸騰又百川與三川

不同詩所言自是厲王時事斯膠滯之見已地震則水溢勢所必然何得謂沸騰

非震震時則沸騰震後則又竭正在一歲中耳何害為一事三川韋昭注云涇渭汭也傳舉

其大百川兼目其小大水泛溢小水豈得安流詩與國語文異而事則同也疏彊

分之固甚已近歲地震井水或躍起丈餘因震而沸此足為一證

爾雅山頂冢岸者屋才規反鄭箋作崔屨五規反鄭箋作鬼正釋詩山冢岸崩之文言山頂之巉

巖有崩落者也鄭箋依此為說疏申之曰徐邈以萃子恤反則當訓為盡不應天下山頂盡崩故鄭依爾雅訓崔嵬據此則子息反非爾雅義也爾雅釋文云萃子恤反詩釋文云萃舊徂反反宜依爾雅子恤反是陸以子恤反當崔嵬之義與孔異而孔得之

蹶維馶馬周禮馶馬下士鄭箋誤以為中士孔疏辨之甚明顏師古漢書注朱子詩集皆駁鄭之誤

小雅言豔妻猶大雅言哲婦也豔而性哲各舉其一以目之耳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是也孔謂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而以鄭厲后姓剡之說為是迂矣美色之稱既非所加於王后獨可稱妻偁婦乎

抑此皇父鄭云抑之書意釋文云抑徐音噫瞻卬篇懿厥指婦鄭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氏申之以為懿臆音義同又楚語懿戒韋昭讀懿為仰蔡邕石經論語意與之與孟蜀始改意為抑是抑懿噫意四字古音本同故往往通用

曰予不戕釋文云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字案此詩毛無傳王述毛作臧孫又以戕為鄭改則古經乃臧字矣孔疏用鄭述毛而不存王說殊為疎漏

龜勉密勿俾算文莫皆自勉之意龜勉從事韓詩作密勿語異而義同也音樂摩論語駁云莫齊謂勉彊為文莫今語猶然方言云俾算彊也燕北之外郊凡言努力謂之俾莫蓋四者音相似義亦通矣方言又有薄努勗劬劬之俾亦為勉義

從王事而不敢告勞臣子之分也所惡者讒口耳劉子政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象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譏諷因引此詩

向引詩作密勿從事當是韓詩

意正與箋

疏同朱傳訓從事為從皇父之役誤矣皇父之往正劉向所謂衆柱耳豈從其役

哉求媚於權門而不得因為此怨詞成何品行而夫子錄其詩乎下章獨居憂
又云皇父病之所見亦小矣

噂沓背憎傳云沓猶沓沓案說文云沓語多沓沓以水从日徐鉉云語多沓沓若
水之流故以水會意此足矚毛指矣又案板詩泄泄孟子以為猶沓沓亦取雜沓
競進之意小人爭先獻媚每有此醜惡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
若以為急緩悅從則反其意矣又釋文云噂說文作傳云聚也今說文噂傳二字
皆引此詩噂註云聚語也傳注如釋文所引

雨無正

詩篇以意取名者雨無正巷伯常棣酌賚般凡六而雨無正之名尤難解敍云雨
無正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箋疏發明其義以為

王之教令甚多而事皆苛虐非所以為政之道意始曉然序語間質詞指艱深古
文類多有此朱子譏其尤無義理不已過乎又永叔謂此詩七章無衆多非政之
義與敍絕異所當闕疑源謂敍此詩者解命題之意原作詩之由如是而已所云
衆多非政乃謂詩由此而作非必詩中語悉不離乎此也首章言刑罰不當蓋亦
無政之義不遂及人心之離忠言之蔽仕進之危又極其蔽而言之何嘗非衆多
無政意乎且使遂叙果出溼儒手何難依傍經文為明白易曉之語而故艱晦其
詞開後世以疑端乎觀此敍以信其來之右

雨無正首章古注謂天本浩浩廣大王不能繼長其德毛云駿長也致天降此饑饉滅

國之灾而旻天又疾王以刑罰威飭天下其灾更有甚者將及王身王不慮之圖
之舍毛云除也彼有臯而伏辜者不加刑戮其無罪之人反牽連相引而偏得罪皆刺

王之詞也集傳用蘇氏之說全以天變言謂天不大其惠而降此灾如何不圖慮而為此乎彼有臯而饑饉既伏辜矣此無臯而死亡則如之何源謂詩人刺敵不得婢為怨天之語刺詩之作原以諷切當世俾聞之者因之省悟耳語語怨天豈欲天之省悟耶况荒主敵臣得諉其責矣此章上五句箋疏稍為煩碎其解弗慮弗圖以下不可易也嚴緝從古義得之

箋訓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為三義喪也饑饉也斬伐也朱傳總之於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佗詩以責去者又謂正大夫離居是因饑饉而散此必無之理也離居者自為遠禍計耳見機高蹈在下僚則可非大臣所當為故詩人譏之豈因饑而去乎身為王臣家有采邑尚不能糊其口今彬去將於何地乞食乎

首章釋文云是天本有作界吳天者非也疏云上有界天明此一界天定本作界

天俗本作是天非也疏陸意異而孔得之作是天者因小是首句而誤耳埤雅云幽王時始曰是天疾威繼曰是天疾威亦據孔立說今注說疏集傳經文皆作是惟石經作界

朱子因周宗既滅一語疑雨無正為東遷後詩劉瑾人附和之謂正大夫離居及俞邈於王都之語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隨王邈夫使幽王尚在不言宗周既滅去而挽之當曰還曰歸不應言遷方王都以證此詩是東遷後作似矣而實非也大康雖失位夏未亡也而五子曰乃底滅亡紂雖無道殷未亡也而祖伊曰既訖殷命古雖昏亂之朝其諱言亦不若後代之甚即如伯陽父史伯論周之亡皆直言無隱此亦幽王之時也何嘗以不祥語而不出諸口乎况宗周者以周室為天下所宗也幽王昏敵諸侯不朝天下無復有宗周者謂之既滅亦宜

至王肅述毛以為先王之法有可宗之道幽王弃之故曰既滅取義亦優是既滅語不必待東遷後方可言也又離居出居正與十月末章我友自逸意相合大抵幽王時見機之士多有去國遠害者鄭桓公王室懿親官居司徒尚寄孛號鄩為逃死之計其屬疏而在下者可知也去而復來固當曰還曰歸而言遷亦無不可因一字而疑之不幾以文害義乎至謂東遷之際羣臣懼禍不隨王遷此尤必無之事西京宮室為禾黍矣犬戎復出沒其間羣臣不歸東都將安歸乎羣臣非王戚即世族也從王有禍從犬戎反豈禍乎左傳襄十一年周伯與之大夫瑕禽曰晉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則從遷者亦不少矣又曰若華門圭竇其能來底乎則當日人情但有欲從五而力不能達者必無能從而不欲者也晉宋之南遷也中朝舊臣類皆跋涉千里求舊主而事之古人人情豈甚相遠乎又篇中語有斷不

通于東遷後者首章之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次章之度曰式滅覆出為惡是也平雖庸暗之君不至若幽之無道况立國之初人心未固何敢淫刑以逞且肆行惡政哉

周宗宗周見于經傳不一在西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為天下所宗故曰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為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

聽言則會俗與桑桑篇聽言則對其義一也鄭箋以此為可聽用之人言彼為道聽之言又以會為距違以對為應會語同而解異鑿矣當以傳為正

聽言則會諧言則逞毛傳云以言進逞人也疏申其意曰王好信淺近受用譭佞若有道聽非法之言則當會而受之若有譖毀之言則用其言而臯逞之蓋責王也朱傳以為責臣云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會之而已不致盡言諧言及已則逞

而離居則其愬然於王也如朱說則聽言是己之言譖言是人之言兩言字不應異解奮字內亦無不盡言之意王信譖言雖欲不還亦不可得何謂愬然此於義皆難通也呂記用其說嚴緝稍易之然總不如古注之當

五章毛傳以哀哉不能言為哀賢人不得言以哿以能言為可以世所謂能言夫曰世所謂則僂見許於俗人沒非賢者箋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亂失毛指古未有以巧言為善者虞書與令色孔士並稱周書亦與僂僻側媚類舉小雅巧言篇亦云如簧子顏而孔子尤惡之屢見於詞豈有反用為美僂者哉表記詞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得之于傳聞耳仲達引以為證誤矣至左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此特斷章耳杜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蘇氏云言之忠者世所謂不能

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之所謂能言也得之矣

小旻

滄滄訛訛朱傳用蘇說以相和相詆解之蓋因滄是合義訛是毀義依傍而為此說也詩義始不然毛傳云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僭其上俞雅云俞俞訛訛不供職也夫人臣之職當竭力以効用於上而精白無私以當上心今不惟不為上用而反為上患不惟不能僭上意而又故與上違以思為不僭故謂之不僭職也推與傳殆相發明孔疏以專權爭勢為患上背公營私為不僭良嘖

國語靡止民雖靡盬毛訓靡止為小靡盬無訓王肅述毛訓為少鄭訓止為禮盬為法小與少禮與法兩家字訓義各相配孔疏申毛既以靡止為小矣及訓靡盬又取箋義朱傳以民雖不多訓靡盬王說矣則以靡止為小可也乃以國論不定

釋之義互相參差矣又案釋文云靡盬韓詩作靡腓猶無幾何啖則王以為少蓋本韓詩

毛傳釋小旻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意本於荀子狎虎篇華谷用之謂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並無畏小之說荀子引詩是斲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說之正旨也斯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為自警之詞蓋先言小人謀議不臧譏王誤聽因又自言當明哲保身未可櫻小人之怒文義正相合何必全篇皆言聽謀乎荀毛師弟同堂其詩說應得之而受非若異世徒據成書也苟果斲章毛豈不知而用為正解乎

小宛

小宛刺幽王解者紛紛朱傳盡掃諸說定為兄弟相戒之詩合之詩義甚為相似獨天命不又一語終屬難通朱傳曰各敬慎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不懼也惟天子受命于天耳大夫戒其兄弟可妄侮天命乎下復云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首以為戒仍不能脫刺時義矣

岷之鳩小宛之鳴鳩如爾雅之鷦鷯鷦鷯也傳亦云鷦鷯釋文云鷦鷯交反字林作鷦是鷦鷯形異而音同矣亦作鷦鳴鷦鳴曰鷦夜鳴曰夜禽經林鳥鷦鷯水鳥夜夜是也鳴鳩好鷦鳴矣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鷦鷯左傳之鷦鷯司事皆此鳥陸元恪以為班鳩非是埤雅及爾雅疏辨之甚明呂記宋傳皆誤

以小鳥不能戾天興小人之道不能成高明之功者毛氏說也以小鳥尚思戾天興王不能自彊鳴鳩之不如者歐陽氏之說也二說相反而取義寔同然案鳴鳩即莊子之鷦鷯所謂沒起而飛搶榆枋時期不至而控于地者乃斯鳥矣馬能戾

天乎則毛傳之義為允又案許叔重謂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入雲中許讀詩而未究其情故有此誤耳本艸言鳴鳩在深林間飛翔不遠當得其真又與莊子及毛傳合不謬矣名物疏辨之亦同鄙意

集傳釋小宛三章以戾民采菽興善道人皆可行螺贏負子興不似者可教而似因以式穀終采菽意似之終負子此亦彊為分配語耳采菽之興何自獨別為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何得分為兩義

式穀似之詩詁以似為似續之似言王不能治民則將為能治者繼之有之案詩中似字多與詞通此解良得之又此章以上四句興此二句文義各相承采為采菽負為負螟蛉則似之亦當為似爾子謂之有汝之萬民耳鄭云似蒲盧之得子殆未然

詞當作嗣

螟蛉尺蠖與蠋皆不能穴木惟在樹上食葉尺蠖似蠋而小行則首尾相就誣而後申螟蛉又似尺蠖而青小至夏俱羽化為蛾

螺贏雖名土蜂然爾雅云螺贏蒲盧云又土蠶則二蟲也螺贏又名緇要蠶又名蠟蠟又神農經下品土蠶則見陶氏別錄郭景純曰大蠶在地中作房者曰土蠶

此也其細要蠶則陶居言其雖號土蠶不就土中作窟但連捷土作房者也

爾雅螺贏蒲盧注云即緇要蠶也俗呼為蠟蠟詩毛傳及釋文之說亦同是一蟲而四名也宋彭乘著墨客揮犀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屋間者為螺贏穴地為巢者

為蠟蠟巢於書卷及筆管者名蒲盧螺贏蒲盧捕桑蠶及小蟹蛛之類蠟蠟惟捕蠟蠟與蟋蟀形蓋誤以地中之土蠶為蠟蠟也至巢於書卷筆管及屋壁者故是一蟲耳螺贏蒲盧爾雅毛傳說文皆以為一物必無誤也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我我王也蓋戒王宜與羣臣勤勞於正事日有所往有所行無止息也歐陽及王氏皆訓為日月之行甚速論語日月逝矣同義則我字為贅矣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玉哀敵之世政以賄成窮盡寡財之人無辜被繫在上反謂之宜故可哀也歐陽氏謂因窮寡而爭訟云宜者言其勢不得不嗾夫至民窮寡雖由上之失道然君子樂道安貧自應處之泰然何致爭訟哉惟無知小民窮以致濫容或有之耳歐陽以此為宜詎非詩人之指

小弁

小弁詩朱子注孟子純用敍義及為辨說則又宜宜曰詩與傳作皆無據豈因趙政注及王充論衡皆指為伯竒事故棄回無定見邪然二雅所咏必有關於王纘

得失吉甫父子私家之事未必入雅

弁般槃盤字異而音義同皆借用為樂意弁彼鷺斯以鳥之樂興己之憂也集傳曰弁飛附翼白未知何本

小弁四章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也鄭詩外傳引此亦云言大者無所不容毛韓異家而同義矣夫以王者之大不能容一大子使之如舟流之靡屆魯柳淵之不如詩人以此託興直是觸目傷心放子孤臣情事應爾朱子論興體多主全不取義之說故於此俱畧而弗求遂令讀詩者漠無觀感

析薪把矣說文把从木也聲音旁玉篇亦嘒釋文把从手也聲音侈音隨形異其義則同集傳字从說文音从釋文失之矣黃氏韻會辨此甚明而正韻仍集朱傳

之誤近日俗下書有字彙者辨施把字从木不从手彼未見古注疏也又案把字亦作扌俗作扌

巧言

小雅多呼天之語如界天不傭界天不惠界天不平浩浩界天如何界天界天已威界天大憮之類天字皆稍斷當云界天乎蓋呼而誣之也古注本如此今皆以為歸臯於天則非刺時也乃刺天矣亂無是理

巧言首章兩憮字上憮毛訓大下憮無傳鄭兩憮皆訓教兩憮必欲畫一則鄭義勝矣界天大憮疏申毛云王甚虐大不成文義矣朱傳以毛訓大其釋已威大憮云界天之威已甚矣界天之威甚大矣二句意兩分不應下句又蒙威字爾雅云慎誠也詩慎字毛氏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慎爾優游攷

慎其相猶可釋為謹慎至巧言兩予慎非誠義莫通矣朱傳改訓為審可謂巧於諧俗深於避古

巧言呂記憮作憮借作諧與諸本異案憮字本爾雅注郭引此詩諧字與借同音亦作

不信解則兩字之从心从中从人从言皆可通也但諧字不應讀側蔭切耳又界天大憮注疏本作大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今呂記朱傳嚴緝皆作泰

譖始既涵譖字本訓數音鄭訓不信涵字毛訓容鄭訓同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威皆音隨訓異不可涵也近世僭字皆作不信解而仍讀側蔭切義从鄭而音从毛亂誤呂朱皆有此失惟嚴緝無音得之

聖人莫之毛以莫為謀朱傳以王氏訓定案莫之訓定者當音貊大雅求民之莫莫與茲獲協韻貊其德音左傳昭二十八年樂記引詩貊皆作莫兩釋文莫皆止白反

又尔雅釋詁莫同字亦與貊同訓為定則莫貊同音可知此詩莫字協作協度豈同彼莫乎釋文云莫或作漠或又作謨是毛詩之訓謀乃詩之本旨漢謨二字尔雅皆訓謀矣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疏義長矣心焉數之與出自口矣正相反君子之言必再三思惟心知其善然後出之故往來俱可通行小人之言但取口給不必由衷故敢為大言以欺世知乎此可以得聽言之準則矣歐陽以行言為道路之言而宋儒皆從之朱傳又以碩言為善言此于心數及自口二語俱少義趣不如古注之優又碩本訓大轉為善義甚費力

既敷且僊僊說文作瘡云从疒童聲籀文从允作僊玉篇同又云或作僊案允說文云尫布火切曲脰也烏荒切从大象偏曲之形今監本从九作尫非是又案僊

亦作瘡溘賈誼傳天下之勢方病大瘡

何人斯

蘇與暴箋云皆畿內國名疏謂蘇即河內温縣本于左傳杜注也成十而暴則未聞今案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戎同幽王時鄭尚未遷暴未為鄭有且與雒戎盟於此則地必近洛意暴亦東都畿內國與又案世本暴辛公佗墳蘇成公作筮護周古史攷暴辛公善墳蘇成公善筮孔疏皆斥其謬當矣然蘇暴二公之謚因此得傳於詩敘不為無補

否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切一云鄭符鄙反案箋云反又木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女與於譖我與否復難知也方九切當譖否之義符鄙切當情不通之義矣細玩箋文請為符鄙切者得之集傳曰尔之心我不得而知則否字成贅

俾我祇也毛以祇

反祈支

為病則上章盱病是蘇公自謂鄭以祇

反止支

為安則上章

盱病指何人而言鄭說優矣盱祇皆最見我上言二來見我於汝何病下言一來

見我於我得安也又卷耳之吁此詩及都人士之盱毛皆訓病朱傳吁訓憂歎盱

訓望各隨文釋之不知詩之義難盡以文拘也又引易及字林三都賦證望義然

易之盱豫古注無訓望者至呂忱左思二人皆後于毛疑毛而信呂左可乎

壤周禮爾雅皆作墳孔疏以為古今字異案說文壤从土莫聲則壤字較古矣又

毛傳土曰壤疏以為溼書律歷記文此二人各述所聞爾班書後出毛不得襲其

語

為鬼為蜮蜮釋文域兩聲音域者短狐也韻會獨取或音謂即顏師古所云魃

案文選東京賦注李善引溼舊儀

東漢人衛宏著

云魃鬼也魃與蜮古字通皆顛頊三

釋文下脫或字

子之居弱水為魃蜮鬼師古所云魃蜮正指此嚙溼書人主之大蜮東方朔以

比董偃宋劉放謂短狐淫氣所生朔以指偃正當不必遷就魃蜮洵為篤論源亦

謂短狐潛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詩人與鬼並言若是魃魃則亦鬼爾詩並言之不

已復乎黃說始未然也又案文選蜮鬼之魃亦音域

有醜面目傳云醜姑

活恬二音

也釋文云姑面醜也說文亦同疏引說文云姑面醜也

與今本異未知孰是案箋云姑然有面目疏云醜姑皆面見人之貌孫雅炎爾雅

注云醜人面姑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醜然而人面哉韋昭注云醜面目之白說

文亦以醜為面見廣雅又訓姑為醜皆不及醜義况經云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但

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耳竝森可醜之意也今本說文必有誤當以疏引為正

有醜面目視人罔極言有面目則非鬼魃也與人相視有無窮極豈能終身不見

我蓋以收全篇之意也。案此詩八章言詞頗複，要其指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前四章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其為飄風，皆怪其不來見也。五六章兩言壹者之來望其來見也。此鄭說七章要之以詛，亦欲與之相見面，釋其疑也。末章又言除是鬼域，則不可見，女覲然而人面，終有相見之期。今之不來見，何為乎？彼反側子抱愧於心，所極難者見面耳，必欲與之相見，彼將無地自容，正所以窮極其情也。而絕絕之之意，不言可知矣。

卷伯

周禮內小臣奄人而偁上士，是奄官之義。故箋疏以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爵，且屬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偁。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即卷伯，已失據矣。朱傳之謂士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並列於周禮天

士人當作寺人

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未之見乎？

卷伯詩是本為寺人，又被讒譖而作朱傳，以為遭讒被宮，故作此詩。徒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濫書史遷贊比之小雅，卷伯之倫，因有是說耳。今案毛傳以經文侈兮侈之為言，是有因而益大之義，必因小嫌構而成，臯作詩之人當自謂避嫌之不審，故引二人之事。顏叔子納憐之聲，婦雖執燭，繼薪，嘆人不可戶說，是避嫌之不審也。必若魯男子閉門不納，則避之

審矣。疏以為止證避嫌，寺人奄者所嫌，必不因男女，是明以遭讒為既宮之後也。又

末章毛傳云寺人而曰孟子者，臯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設遭讒而被宮，則踐刑之時尚未為奄，安得自偁寺人邪？以此傳之言合之前傳，則知毛公意中未必如朱子之說矣。至班椽比史遷於卷伯，止以同是奄者，又皆有傷悼之詞，故取以相方，非謂兩人皆遭讒而被宮也。况子長之腐刑出于帝意，並非因譖，而然此

兩者皆非所據也集傳于篇末引楊氏之語以為說不同而亦有理殆亦不安于
苒說乎

首章萋斐正言貝錦次章哆侈正言南箕一是形容其文彩一是形容其引大集
傳訓萋斐為小文白哆侈為敝張白謂由小文而成貝錦之大文由微張而成南
箕之大張以喻緣飾小過致成大臯說雖巧恐非詩意也夫貝錦出于人工其文
固積小以成大南箕縣象於天有一定之形何得云由小至大乎案朱子之為此
解者殆因鄭箋箕星踵狹舌廣語謂踵狹星微張舌廣是大張而成箕也遂并萋
斐二字亦依此立說耳殊不知傳訓哆為大侈為有所因故鄭以箕星踵狹舌廣
是舌因踵而益大由明傳義則哆侈句已兼踵舌義矣安得侈哆為踵狹成箕
為舌廣邪至于萋斐傳訓為文章相錯明就以成之錦言已有因益大之意義絕

不相蒙小文之解尤為穿鑿

哆兮侈兮詩記載董氏直語謂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說文作侈兮侈兮詳其文義
蓋謂侈字聲音讀如摠又詩之侈非謂詩作侈也董誤解說文義矣
緝緝翩翩釋文云緝說文作聶案今說文引詩云聶聶幡幡不獨聶字異而幡幡
亦與下章相易其以聶為聶語又與毛傳口舌聲義別其三家詩乎

